曦：約瑟傳略

唐佑之著

请严谨遵守以下守则：

1. 此资料是为不方便地区，方便有能力者，请购书支持圣工。
2. 为了尊重作者版权、避免山寨电子营利版，请勿把此资料在任何网站续传发布。

曦——約瑟傳略

· 作者 ·

唐佑之 / Samuel Y. C. Tang

· 封面設計 ·

馬健文 / Desmond Ma

· 出版及發行 ·

卓越書樓 / Excellence Book House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信箱71618號

電話：(852)387-3889

傳真：(852)361-0909

· 初版 ·

一九九三年六月

©1993 **唐佑之** / Samuel Y. C. Tang

版權所有 · 不得翻印

ISBN:962-7409-24-3

卷上

楔　子　13
㈠昨夜睡夢中　14
㈡光天化日下　21
㈢火花閃爍時　28
㈣明燈正照耀　41
㈤扶搖上雲天　51
㈥遙遠故園戀　66
㈦團聚在異鄉　81
㈧旭日又東升　100
跋　122

卷上小說

——約瑟傳略

楔　子

約瑟生平，記述在創世記（三十七：三十九至五十章），是十分生動的傳記。他的一生，在神的恩惠中孕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行誼。一個少年提著籃子，到山野去找兄弟，竟將全家遷到埃及，甚至決定整個民族的命運。他的敬虔道德，在任何環境中始終有信心恒忍，成為多人的祝福，豈不預表主耶穌基督！

聖經的傳記文學，給予聖經屬靈的典範與教訓。

㈠昨夜睡夢中

黎明，曙光透入帳蓬的間隙，輕撫著他的牀榻，照得他的眼睫不住跳動著。他勉強睜開睡眼看看周圍的靜態，兄弟們早起來，在外準備帶牲畜到牧野去。清晨的涼風柔和地吹動著帷幕，潛進一絲涼風。他儆醒著伸展一下身子，便起身幫做雜務了。但是他仍戀棧著。昨夜的睡夢，歷歷在目，他不禁又陷入無限的遐想中。

那眞是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多麼遼闊的高空！一片無際的蔚藍，佈滿了滿天繁星，寂然無聲。他不禁抬頭環顧著，有幾顆星辰，似乎特別炫耀。他們圍成半圓形的位置，他無意地數點，有十一顆。他們的星光將天的那一角照得特別的光亮。太陽仍在中間，還有一輪明月，月正圓，四圍又有層層的鋒芒。他好似爲這一奇景所攝住，突然發現他就在這幾顆星星的中間，連太陽與那圓月也圍著他，在驚訝中，

看見身旁的星辰都有人體的樣子，而且居然向他下拜。在驚惶中，他就醒了，夢境卻沒有消失，一直在腦海裏盤旋著。

「約瑟！約瑟！這麼懶惰的孩子，還不起來？現在甚麼時候？」

他立即從床上彈起身來，披上衣服，衝出站在哥哥們面前。

「你看，石槽裏的水都沒有了，槽底又有灰石樹葉，還不好好地清洗一下？」

他沒有作答，面部帶著歉意，即刻動手做起事來。他不敢看他們那種憎厭、輕蔑的神情。

他們訕笑著，有一個說：「他一定又在做夢！」

「這是白日夢，想入非非。居然說我們兄弟們向他下拜！哈哈，他是誰？一個長不大的孩子，整天都在做夢！」

「十一，眞是一個奇異的數字，我不是有十一個兄弟嗎？」他自忖著，在他挑水的時候，又在回想著另一個夢境。

驕陽正凶猛地照在大地，薰風吹來，好似五月的麥秋季節。他興奮地走在田間，脚踩著滿田的麥穗。父親與哥哥們爲今年的豐收欣喜非常，臉上堆滿歡笑。他也看見有幾個斜影在禾草堆，醉醺醺的說些胡言。他實在看不過眼，對他們放蕩輕浮的儀態，有種說不出來的憎惡，但是父親在高興中，一點也不責備他們。他不想再看，走向另一堆禾捆那裏。一個很奇特的景象使他觸目警醒，他看自己好似一個直立的禾稼，圍著他的有十一捆，都仆倒在他四周，好像向他下拜。在他感到詫異的時候，夢醒了。他只聽見在帳蓬中別人的鼾聲，心跳得很快。在靜寂中，也可聽到幾聲野獸的吠吼。

那次一早起身，他在困惑中，將睡夢告訴了哥哥，沒有想到，換來一些辱罵聲。

「難道你眞要作我們的主嗎？難道你眞要管轄我們嗎？」有一個啐一口痰。

「你想成爲家裏的中心麼？簡直是在說夢話！」另一個哥哥臉上露著惡毒的神情。

他默然望著他們趕著畜羣揚長而去，心中有說不盡的懊喪與惆悵。在水泉邊他坐下來，

紅日從那山頭爬上來，照在沙漠上亮晶晶的，大自然是多麼秀美！在這美景中，他很快忘記剛才不愉快的心情，只抬頭向神感恩與祈禱：

「神阿，祢是創造的主宰，萬物都是有祢奇妙的心意。祢是我曾祖亞伯拉罕的神，祖父以撒的神，父親雅各的神。祢對各人必有美好的旨意。我還太年少，很多的事完全不明白。祢要我作甚麼呢？父親有那麼多的兒子，不需要我來繼承。要與這十個兄弟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定很艱難，他們又那麼討厭我，但是父親愛我，祢一定也愛我，求祢引領我的日子。」

清晨是祈禱的良辰，在恬靜中，有說不出來的甜美。在水泉旁，諦聽淙淙的流水聲，山野久居的人，這是最美妙的音樂，心靈裏怡逸自得，受了神恩惠無限的潤澤。

聽見父親的叫喚，他立即跑到另一個帳蓬的入口。

「約瑟，你記得今天是初一，我們須獻個早祭。我已經一切都預備好了，到那邊的祭壇去……」

他們虔誠地望著祭壇上的煙雲，在靜默中敬拜至高的神。這是一個大好天，麗日當空，連一朵雲彩都沒有。他尾隨著父親，回到帳蓬，坐在旁邊。

「昨夜，在睡夢中，又看見你的母親。她離開我們好久了，但我仍懷念著她……你的神情最像你母親，尤其是在凝思的時候，你實在有你母親的聰慧。你的弟弟不一樣，他遺傳了她的秀氣。看見你們，我就好像看見她。」

「睡夢都有解釋麼？我從來沒有夢見媽媽，但我的夢卻很奇特。上次我夢見在麥田，我的禾捆站著，兄弟們的禾捆圍著我下拜……」

「我追念你媽媽太多了，所以才會夢見她。睡夢常會把個人的意願表露出來。」

他轉動著身子，眺望著遠處的山頭，自言自言著：「難道我竟然這樣以自我爲中心嗎？我從來沒有自大。」

「自大有時連自己都沒有覺察。也許不一定自大，只是有一種抱負。」父親柔聲地回答。

「但是昨夜我又在睡夢中，夢見太陽，月

亮與十一個星，都向我下拜。」

「你作的是甚麼夢！難道我和你的母親，你弟兄，都來拜你嗎？那麼你究竟是誰呢？」

「爸爸，求你不要責備我，我怎麼會想你們都拜我呢？多麼奇怪的夢。我心中有些害怕，尤其上次的夢講給哥哥們聽，引起他們的不滿。從此對他們甚麼都不敢講了。與他們在一起，感到很不自在。」

「唉，不是同一個母親生的，總會有這樣的問題。約瑟，你與小弟便雅憫，都是我最疼愛的。我只盼望你們要有敬畏神的信心，做事勤快，行爲要端正，不要像你哥哥們那麼放蕩。」

「爸爸，我只跟小哥哥，不願跟其他的哥哥。我的小哥哥將來是一家之主。他的夢我都聽見了。」便雅憫突然從帳蓬裏鑽出來，俏皮地說，引起父親與約瑟一陣歡笑。

傍晚，陽光已經褪去。在薄暮中，大家忙完了羊圈的雜務，是點燈晚餐的時刻。全家享

用著豐富的飯食，輕鬆地閒話家常。

日間山野的瑣事，牧草與飲水的問題也著實討論一番。不知怎麼話題轉向約瑟。

「約瑟，你眞會做夢！昨夜的夢更有進步？」有人在發言，搭訕的口吻中含著挑戰的意味。

約瑟漲紅著臉說：「你怎麼會知道？」

「還不是你寶貝小弟講的……日月衆星都向你下拜，你簡直與神一樣崇高。」

一陣哄笑，約瑟低著頭，保持著緘默。晚飯那種輕鬆的氣氛消失了。但是凝重的情況由父親的話來緩和：

「年少氣盛，在春夜容易發夢。夢究竟不是實際的事，你們又爲甚麼這樣認眞？兄弟應該和睦，不可以嫉妒、相爭、相恨……」

「感謝神，祂的福分臨到這個家庭，兒女是神的產業，我愛你們每一個。神向你們曾祖父亞伯拉罕所應許的，多子多孫，已經具體實現在這一代。我唯一擔心的，是你們的信仰與行爲。敬畏神，遠離惡事。這是家訓，你們都要遵行。」

㈡光天化日下

一個清麗的日子，陽光普照在大地，逐漸燠熱起來。偶然有風吹來，在荒漠掀起一陣塵沙，使無際的視野，遮起薄薄的輕雲，好像面紗罩著青春卻粗獷的臉龐。

在這曠野，渺無人跡，偶而有牧人趕著牲羣經過。今天卻出現一個孤獨的身影，他疾走著，好像趕路的旅人。在炎夏陽光下步行，必有渾身的汗水？因爲他不住擦面，用手擋住日光，一直在眺望著遠方，他又將彩色的外衣挽在臂上，感到熱氣從地面升上他的身子，看到一塊岩石，吸引他走過去，在陰涼處憩息片刻。

「我實在不想穿著彩衣……」他自言自語著。「來找哥哥，最好不穿這外衣，既明明知道他們不喜歡，又何必呢……」

「但是爸爸老是要我穿這種衣服，他常說這色彩是媽媽在生前最喜愛的。今日爸要我到示劍去找哥哥，最近太乾旱，牧草在近處少，只得遠行。爸實在不大放心，不但掛心他們的

安全，也憂慮他們的行爲。不要在外面與其他牧人攪是非、放蕩。我去，其實只惹起他們憎惡，眞不想去……」

「這麼熱，還穿這件衣服。臨走前，爸堅持我穿上，怕起風時會受涼。但是爲了這件彩衣，引起多少麻煩。」

經過一番休息，精神又恢復了。四圍看看，那麼荒僻，恐怕眞的是迷路了。往南走該是對的吧？他在考慮中。在前面不遠，又有一片塵沙，現在沒有風，一定是有些牧羣。

「嗨！你是誰？在這裏作甚麼？」

「早安！我是雅各的兒子。」

「噢，我們的父親與叔叔都認識。」

「今天一早，我就出希伯崙谷，要到示劍去找哥哥們，他們在那邊放羊。」

「示劍是要向西走，這裏的路只通往南方，你會越走越遠，所以你迷失了。讓我想一想，好像我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們說，要往多坍去……你還是朝西南方走吧！」

「多謝！再見，願你們平安！」他就目送著他們離去。

他也立即振作起來，總得在中午以前趕到多坍，今早烤的麥餅還新鮮，他們可當午餐。他自忖著，喝了幾口水，將皮袋背上，就急速地趕路。

在多坍，水泉多，牧草也豐饒，只是路途遠些。他們來了，使羊散落在山坡上，於是找到一些叢林，在陰涼處坐下來，舒暢一下。他們聊起天來。

「我們應該在示劍多留一天，再在那裏過夜，多好。」

「一夕難忘吧！酒後放蕩，其實情有可原，那邊的妞兒們又美又野，比我們還瘋呢！」

「你不信神嗎？怎麼可以那樣放蕩？在祭壇邊隨著父親俯伏敬拜，恭立祈禱……在父親面前，不住聽他仁慈的叮嚀。」大哥說著，帶著責備的口吻。

「大哥，你道學的口吻太重。敬拜的心是一種，實際的行爲是另一回事。究竟我們還年青，怎麼禁不住引誘？」

「大哥，我們隨著父親敬拜神，其實只是敷衍，誰會那麼認眞？」

這次，大哥有些生氣，氣忿地說：「如果敬拜神，沒有虔敬與眞誠的心靈，就是得罪神的惡行！」

「好了，我們不談了。還是談談父親那個寶貝兒子吧！」

「我們每次出來遠行牧放羣羊，父親總不放心，一定打發彩衣少年郎來，他簡直是探子，將我們的事向父親報告。」

「他怎麼會知道？」

「還不是從我們的談話中覺察的，他好陰險！」

「我們的父親就是太偏心，爲了補償對他亡妻拉結的愛，給這孩子彩衣穿，眞是豈有此理！」

大哥不再出聲了，大家都保持著緘默。

「你看！」大家突然叫起來。「那作夢的來了！」

陽光無情地照遍地，一切都喘不過氣來，冒著熱汗，瀰漫著蒸汽。當空的太陽不再是麗日，幾乎成爲暴徒，正在肆虐。這還是初春呢，如果是盛夏又怎能忍受！雨季太遙遠，河道早已乾涸了，旅人的脚步更加疲累與沈重。

他感到十分疲倦，看看皮袋的水，臉上現出焦慮。在多坍境內走了許久，仍看不見他們的蹤跡。目標應該不難找，有樹的地方，或者在岩石邊，他的眼光一直在搜索著。

突然他眼睛一亮，在東邊那陰涼處，有小小的叢林，他向著那綠色走去。一定是他們！如果他們眞看見，爲甚麼不喊他呢？在詫異中，突又警覺自己沒有披上外衣。

「這麼熱，怎麼穿得上外衣？不穿呢？一定遭受一頓痛罵。穿上呢？又會受到譏刺與誹笑……還是披起來吧！」他朝著他們走過去，不住的擦著汗珠。

果然是他們！他大聲地喊叫，卻沒有回應。乾渴、饑餓、失望、驚懼使他陷於癱瘓的狀況。但是他的頭始終抬著，向著天，仰望著主神。

他依稀聽到喫喝的人們笑聲與講話的朗聲，但似乎在很遠的地方傳過來。他好似又感到在帳蓬前，看見父親坐著，帶著微笑，並沒有開口說話。突然他覺到手臂一陣痛楚，因爲有人在扯動他，這樣他就警醒過來，有好幾個陌生人與哥哥們站在坑口。

「這個少年身體好，體力壯，可以做得粗工。他很聰明，細活也會作，至少可以值得一個成年的奴僕。所以講起一般的公價，三十舍客勒。」

「但是他沒有成年，最多我們出二十舍客勒銀子。你們願意，我們可以立即帶走，不然就算了。」

他想向哥哥們哀求，但是他們連看他一眼都沒有，他傷感地抹了幾滴眼淚。

「你怎麼啦？一點精神也沒有，站起來！」一個陌生人向他叱喝著。

另一個陌生人遞給他一個皮袋，「喝點水吧！可能渴得太久了。」

他默默地喝幾口水，尾隨著這幾個陌生人，看他們的穿著，好像是以實瑪利人，駱駝

上有許多貨物。

他又再看看哥哥們，只是找不到流便。他口中喃喃著說：「爸爸，我走了，今生還會見到您嗎？流便，還有便雅憫。」

㈢火花閃爍時

昨夜，在浪淘聲中，很深的睡夢，仍間隔著片斷的殘夢。他與小弟便雅憫坐在石頭上，數點著天上的繁星。他向著小弟詳述著受害的經過，再三的叮囑著：不可向父親透露，他們兄弟倆靜悄悄地回到帳蓬去，在父親的帳蓬前駐足，停留片刻。從裏面傳出父親的咳嗽聲。最近父親的健康已不如以前，顯得有些衰老。他心中感到傷痛，夢就消失了，他發覺眼邊有些濕潤。四顧黑暗，天還沒有亮。

好幾天都在曠野旅行，到昨天黃昏，才到了紅海邊，必須停留下來，搭帳棚、餵牲口，實在精疲力盡了。他們在晚餐還大喫大喝，談笑風生。他只是默默地服侍他們，一點也不想喫，只喝了一些奶。

他們高興地談論著西乃曠野跋涉的艱難，又說到明天怎樣沿著海邊繞過去，轉向尼羅河，到達埃及。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麼浩翰的海水，在夕陽的照耀下，一片金黃，多麼壯觀。

但是對他而言，只是茫茫的前途。

那夜，雖然疲憊，他卻無意上床。他走出帳蓬，不敢遠去，只在駱駝邊站立。月光如瀉，四處十分寂靜。他感到十分孤獨，不禁自憐起來。他想起父親的話，也是在一個月夜。父親牽著他，另一隻手指向高空：

「你看，月亮星辰都是神所造的，在黑夜裏陪伴著孤單的人。可見夜晚不是那麼幽暗，月光與星光不是正閃耀著嗎？你看看廣大遼闊的天空從來不會單調的，有繁星點綴著。我們的人生也是這樣。」

「爸爸，你爲甚麼這樣說呢？」

「你不記得我與你的兄弟們說過，在年少時曾走在曠野，夜宿在伯特利那一地方的荒漠？我的神是伯特利的神，祂向我顯現，祂對我說話。沒有孤獨，怎會遇見神呢？」

他不禁大聲地喊叫說：「神阿，我正在孤獨中，我現在沒有父親，沒有便雅憫、流便……祢一定與我同在……」

一陣輕風，似乎應和著他的呼求。他低下頭來，看著入睡的駱駝。牠們的耳朵好似輕微

地搖動。他意識著海浪的響聲，可能波濤均勻的喘息，引發牲畜們的敏感吧。

他向前望去，潮汎在退卻著，他又想起父親的話，神在一切的事上都管理，而且限定，都有範圍，都有局限，甚麼都不會超越。他又抬起頭來，仰望著天：

「神阿，祢是我唯一的倚靠，因爲我甚麼都失去了。我只成爲一個孤單的人，求祢與我同在，引導我。我不知會到那裡去，但知道祢與我在一起，只有平安，我就沒有懼怕。神阿，我敬畏祢，我信靠祢。」

他揉一下眼睛，往東邊看日出，隨即提出水桶再走向駱駝。他又溫柔地撫摸牠們的背毛，牠們友善的眼光使他感到動物的溫情。神造物的奇妙！他開始準備拆除帳棚的一切，還得等到主人們全都起身。走到帳蓬邊，聽見裏面的談話：

「這個少年人很勤快，我們把他留下服侍吧！」

「看情形……下一次再到埃及，不知道要到甚麼時候。我們從埃及回去，會離他家不遠，他很容易偷跑的。」

「我看不會，他很規矩，守本分。前兩天我還緊緊地守著，怕他逃走，聽他所說的，他不敢回去，怕他兄弟。」

「說起來，他實在很可憐。我一累，心裏煩燥，對他就很凶，但是他總是那麼柔順，反而使我發不了威風。」

「到了埃及，貨物一出手，順便也將他賣了，賺些錢，可多買些埃及的雜貨。我們並不少役工，留下實在不必了。」

他傷感地走開，他只是貨物，被賣來賣去，不知以後會怎樣呢？在不安中，他再仰望神，深信神不會離開他。以前他父親在流亡時，有神的看顧，現在神一定也不會丟棄他。他望著廣大的曠野，再展望著無際的大海。「神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祂的道在大水中。」他自語著。

晨曦帶給大地一片光亮，但轉瞬間烏雲從

四方聚攏，這會是一個深沈的陰天。

約瑟已經做了一番工作，天未亮，他早已出外在田間。他總是喜愛在黎明前單獨做事。中午以後天太熱、又潮濕，他情緒常很低落。早上他自感精神充沛，在田野可以禱告。他越來越覺得與人寡合。工人們大多嫉妒他，看他不順眼。他的信仰更引起他們的譏刺嘲笑。

他一進門，就聽見主人粗暴的叱喝：

「你們爲甚麼不學那個希伯來人，他多勤快；話少，工作多，絕不偷懶。現在你們都給我滾出去，快點作。等一下，我帶著鞭子去監督你們。」

那些人憎厭地走出來，向他投以鄙視的眼光。

他小心翼翼地走進去，聽候主人的吩咐。主人一看見他，就變得和顏悅色。

「我不必對你吩咐什麼，我要你做的，你都已經做了……喔……女主人今日有沒有叫你做甚麼？」

「沒有。」

「我說今天……她那會起得那麼早？你對

她恭敬固然好，但她有些是無理的要求，你還是先來向我請示。」

「是。」

「我現在由王命令，派到邊界去視察。其實這不是我護衛長的責任。這些軍人做甚麼？……但是王就是不放心，眞叫我無可奈何……

「喔……我想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來管理吧！在這家中，你的地位只在我以下，卻在別人之上。」

「我主，我衷心感激，但是我只有奴僕的身分。」

「不要這樣說，我幾時將你當奴僕？你與別人不同。」

「我主，我只知道順服與殷勤，您待我那麼仁慈。」

「哈哈，好要兩方面，我想對人好，可是別人不對我好，我有甚麼辦法？」

「我相信天上的主，我必須好好服事您，才可蒙受祂的福分。」約瑟抬起頭來，正視著主人。

「你的神實在好，比我們埃及的神明好，

我雖然不信你的神，但是我願意你好好地信，你的神爲了你也賜福給我。」

「我感謝我的神，因爲我在你這位英明的主人家。」他就欠身鞠躬，走出來。

他默默地望一下天空，雲層籠罩著，氣壓很低，使人感到窒息，有些透不過氣來。

「要我做管家……談何容易？他們那裏會服我？求神幫助我。」他自忖著，到工具室再去找一些東西，想做一番修理，早就該修理了，實在沒有時間。他看見有幾個工人向他走來。

「約瑟，你的神祝福你！」

「謝謝，我的神也會賜福你們！」

「你的神那麼仁慈嗎？那麼我們就沾你的光。」

「你對我們眞好！」

「那裡？是你們對我好，可惜有些兄弟對我有成見。」

「他們還不是對你小氣嗎？現在看他們還敢不敢？今天一早主人已經訴斥我們一番，說

你要成爲管家。他們若不聽你的話，他回來不但責打，而且將他們轉賣給別人。」

「說的也是，我們都是奴隸，我也不敢管人，大家都做份內事多好。我們有好主人，應該好好來服事他。」

「他就是脾氣大，容易生氣。」有一個作簡單的評論。

「但是心地還算好，我們卻受不住女主人的氣，她簡直不當我們是人。」另一個插嘴說。

「不要說了，忠心工作，順服主人，好似順服天上的主。這是我的信念。」約瑟向他們溫和地說著，聽見一陣女人尖銳的喊叫聲。

「女主人在叫你呢！約瑟。」

金黃色的夕陽，從窗戶潛入，將室內一切都灑上一層光芒。濃郁的香氣使他皺起眉頭。太多的香料，上供奉神像的香，弄得烏煙瘴氣，將微弱的陽光遮去了。他勉強地振作一下，故意大步地走進去，而且大聲地說：

「夫人，您叫喚我？」

「不是我，還有誰？你給我倒洗澡水……」

約瑟不敢看她，只聽見她蕩笑的聲音。他機械著去倒水，立即走出來，緊張地說：

「我現在可以走了吧？修理的工作還沒做完。」

「不可以，你得等著，我隨時要叫你。」她說著一邊卸脫著衣服，一邊就走進去。

約瑟無奈地站著，她一進去，他就即刻靜靜地溜出去。聽見她低沈地叫著：「約瑟！約瑟！」

他走在外面，頓覺清新的空氣。暮色漸漸走遍他的周圍，陽光已經消失了。他望向遠處，甚麼都看不見，但在身邊，還有一點光，在黑暗裏似火花，點燃他心靈的深處，提醒他，神的眼目仍然看顧著他。他不禁閉上眼睛，向神祈禱：

「恩慈的神，我感謝祢。祢一直看顧著我，現在我面臨可怕的試探。求祢幫助我勝過，使我潔身自好。求祢的眼目時刻鑒察我、管理我，使我不致令祢失望。祢多時恩慈的保守著我，在一切事上都使我平安順利，使我能突破困

難；我身分雖然低微，但是我的人格卻因信仰而高尚。我決不可屈服在權力與淫威之下……」

禱告之後，他有釋然的感覺，走向工作的場地。

另一個黃昏，初夏的燠熱使人感到慵倦。他剛做完外面的工，從田間走回，心中卻有莫名的煩惱。這幾天流言很多，工人們在閒談中嬉笑，一看見他來就立即停止說話，看他的眼光十分異樣。主人一回來就好了，現在每天傍晚，眞是怕進主人的後進華屋。

前些日子多好，一日的勞累之後，回來冲洗，晚飯後可以休息。他常喜歡在暮色中散步；尤其在月夜，在凝重的鄉愁中，總是抬頭望著繁星，向至高的神祈禱，他必溫習他父親的話，是耶和華向曾祖父亞伯拉罕的應許，將來的後裔必像天上的星那麼衆多。這應許必會實現，這一代就有十二個兄弟；但他已經被逐出了，現在他身爲奴僕，沒有身分，前途茫茫，眞不知道神的旨意。

在凝想中，突然有一人影出現在面前，是一個使女。

「夫人要我催你快去侍候她，她說今天傍晚，爲甚麼等你那麼久？」

「其實侍候夫人，是你們使女的責任。」

「但是她要的是你……她還特別囑咐我們，全部走開，沒有叫喚，不准進入。」那個使女一邊說著，又現出一種異樣的表情。

約瑟嘆息著說：「我們是低微的奴僕，根本沒有自由。」

「但是你與我們不同……」使女又笑嘻嘻地說著，以嫵媚的眼神向他飄動一下。

約瑟無心與她多說，就起身走過庭院，向裏進走去。

薄暮隨著蕩漾的霧氣，在庭院中徘徊，望著窗戶，使他十分驚奇。沒有輝煌的燈光、沒有動靜，他似乎走進了迷陣。他故作鎮靜，以迅速又響亮的脚步聲打破這奇異的氣氛。他在門邊，看見使女們迎他進去，她們都立即走開

了。這時女主人低沈的聲音又在呼喚著他。

「約瑟，走過來！」

約瑟隨著聲音瞬間一望，看她躺在榻上斜靠著。他不敢看她的姿態、不敢聽她的聲音，不想聞怪異的香氣，見到那盞小燈在神像邊，更本能地向後退幾步。

「夫人，我不能過來，我是奴僕，我必須尊敬您。」

「我不要你尊敬我，我要你親近我。不要那麼傻！聽我的話，好好侍候我，你不會喫虧。」

「但是主人信託我，您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約瑟幾乎以哀求的口吻說著。

這婦人一躍而起，拉住他的衣服。約瑟一經掙扎，將衣裳掉下。她即刻將衣服一扔，扔在神像上，於是放肆地狂笑：

「哈哈……現在我們就不必顧忌了，沒有人看見，連我們的神明也看不見了。」

約瑟立即說：「你的神看不見，我的神卻看得見，神的眼目正鑒察著，我不能得罪我的神。」他就衝出去，聽見女主人尖聲叫著，呼

㈣明燈正照耀

曙光初露，他睜開雙眼，從鐵窗的小方格望出去，在意識中天亮了，又是一個早晨。

十幾天來，昨夜總算有一個好睡。每晚總是失眠，躺在潮濕的泥地，身心十分疲累不適。輾轉在牆角，想找一塊稍爲乾燥的地方。思潮正如海水的翻騰，在淺睡中好似全身在潮汛中，不住地被浪花沖擊著。有時好似睡著了，卻惡夢連連，乍醒後，心跳怦怦，非常不寧。

從曠野那個深坑，到這地下的牢獄，是這幾年他人生的旅程。心中總是嚮往著自由，早日脫離苦役。在他主人波提乏家中勤奮忠誠，幾乎接近自由的邊緣，相反地每況愈下，現在竟關在死牢內。一早聽見獄警叱喝的叫聲，一個個出去，卻沒有一個回來。「今晨會臨到我嗎？」他不禁顫抖了一下。

那天主人回來了，不久有奴僕們兇暴地拉

著他跪在主人，面前女主人假惺惺地哭訴，飄來的眼光惡毒，惱羞成怒的漫罵，使他無可奈何地低下頭來，不是屈服，而是冤曲的無奈。奴僕們呢？因嫉妒而幸災樂禍，也有因同情而悲憫。在受鞭撻毒打之下，他只有默默地忍受著。這樣的酷刑，使他幾次暈死過去。主人責問的話，好似在遠處的聲音，他實在無力辯說。他聽見主人在吼著：

「你這畜牲，我怎樣待你？我已經打算釋你自由，現在叫你永遠失去自由，將你關在死牢裏，隨時處刑。」

聽完這話，扭頭就走，侍衛兵將他拖走，關在那可怕的牢房。生命徘徊在死亡的門扉，遍體鱗傷，沒有藥療，濃血不住由傷口滲出，他已經疼痛得麻木了，幾次他感到向下沈去，死如果是一種解脫，可能是他內心所渴求的。但是顯然痛苦在減少著，逐漸感到四肢也有力量，他不能坐起、站立，卻可以在地上爬行。於是他求生的慾望好似微弱的火，又燃起來。

他進食很少，身體仍十分虛弱。有時看見獄警那種殘忍鄙視的眼光，感到十分難堪。也

有幾個比較仁慈，他對他們就表露一種感激。

昨晚好睡，是因一次特別徹底的祈禱。在痛苦中連祈禱也成爲若有若無的事。但他的心仍堅心仰賴神。他知道神不虧待他，伸冤在神。深夜的祈禱中，他居然向神不住的感恩，毫無冤曲的感覺。他雖被打倒，卻不至死亡。神的恩手撫摸他，使他在康復中。如果神叫他活著，生命一定還有意義，他的人生是在神的旨意之中。

禱告完了，睜開眼睛，他看見一盞明燈在鐵窗外，他從來沒有看見過。晚上只有一片漆黑，除了月亮星光，怎會有點燃的明燈呢？等他再仔細察看，這明燈就消失了，他感嘆著自語：

「這盞明燈是神點燴的，爲要照著我黑暗的道途。神也要我成爲明燈，在這黑暗的環境照耀別人。」

他被獄警拖到廣場，看見有許多囚犯都在那裏。他們曬了一會太陽，就得打起精神作工。

他仍有些衰弱，多次在沈重的負荷下跌倒，但他極力掙扎，又站起來再背。不少人挨到皮鞭，他卻沒有。他只知努力，勉強在作著。

午餐有片刻的休息，他躲在一個陰涼處。今天的胃口特別好，許久沒有將整盤飯喫完，他心中湧出些微的欣喜。他小心翼翼地將飯盤收拾起來，一邊走，一邊收拾各處的垃圾，接著立即再去工作，其實別人還在休息呢。

他一直不停息地做，不久看到太陽已經西斜，別人漸漸在收工具，他卻還在做，而且做得很快。突然有一個人影向他移近，他抬頭一看，是獄警長。他不禁驚怕起來，不知犯了甚麼差錯。

「可以收工了。今天你做得不少，而且做得很快，我知道你還沒有完全復元。」從那人的語氣中，他可聽出帶些仁慈的口吻。

「多謝您關心，我體力若再恢復一點，我一定更勤快，決不偷懶。」

「我知道你沒有偷懶，頂難得的，你很平和，不像其他囚犯那種惡毒仇恨的態度。」

「我爲甚麼仇恨，你對我說的話，多麼仁

慈。還有我未曾犯罪，就心安理得。」

「你有沒有犯罪，我無法證明，看來冤曲的情形居多。你好好作工，我們不會虧待你。」

他的眼眶滿了眼淚，躬身向獄警長表示謝意後，默默地走開了。

在他身後，還能聽見獄警長向幾個獄警說話，稱讚著他的工作與態度。

從廣場望出去，可以看見一片山野，夕陽正迅速地向山後落下，卻仍依戀地露著一個紅色的臉龐，對他，這不是一輪落日，而是一盞明燈，神正點燃起來，照耀著他，他感到安慰與欣喜。神與他同在，一切都有意義與價值，神的同在，永是光耀的明燈，閃起希望的光芒。

冬日的清晨，天明遲緩著。他還是儘早起身，準備工作。那麼寒冷的天氣，不多動，眞會凍僵了。

一早，他又被叫去見獄長，他受分派的管理工作，似乎越來越多。

「約瑟，最近獄內的情況很好，都是你工

作的果效。」獄長很興奮地說：「自從囚犯交給你管理之後，他們的工作量大爲增加，看他們工作的情緒，比以前不知好了多少……」

「獄長，這是您的仁慈，伙食改善之後，他們喫得飽，不但有體力，心情也大有進步。不像以前那麼多怨言與咒罵。他們也曾經向我表示，感激您的心，要我有機會向您稟告。」

獄長立即現出一絲滿意的微笑。然後又嚴肅地說：

「現在是冬防時期，要多警備。但是我們這裏獄警不夠，所以特別召你來商量。」

「您這樣信任我，實在使我感謝。但是這責任確實是太大了，我盡力去作……只是我十分惶恐，恐怕做不好。」約瑟說著，語調低沈下去。

「你知道我信任你，就可放膽去作。我現在將監房的鑰匙給你，你在各區可以自由行動。獄警與你可議定一些暗號，在緊急的時候才用。我只希望能平安度過冬天。」

獄長過來，帶著約瑟與獄警們一同離去，繼續商議冬防的事宜。

現在，約瑟多了這項重大的責任，晚上都不敢熟睡，半夜總得起來一兩次，在牢內巡邏。遇見獄警，只將提燈互照一下，沈默的走開。

夜很深沈又極冗長，他衣著單薄，冷得發抖，只有在僻處蹬脚搓手一番。有時他的心情也會陷在低潮，對前途更不敢懷有甚麼希望。

在寂靜中，有陣陣的鼾聲及磨牙的聲音，也有斷續的夢囈。偶而又會有幾聲粗暴的咒罵，還有低沈的嘆息與低泣，這眞是苦難可憐的世界。

有時他聽見不住的低泣，就隨著聲音去尋找，在鐵欄前安慰幾句。

「是你!?約瑟，我心中十分痛苦，幾時可出去呢？我想起父親與家人，就忍不住要哭。」

「我不是和你一樣!?唉，同是天涯淪落人。」約瑟也極其傷感地說著。」

「我從來沒有看見你傷感的樣子，總是充滿樂觀的神情，有時我們幾乎認不出你也是囚犯，與我們一樣。」

「其實我跟你們一樣，心中也難免痛苦。但是我信耶和華，祂賜給我平安與盼望，祂不僅僅是希伯來人的神，祂是全地的主宰，也必看顧你。」

「但願如此，你爲我禱告嗎？與你談談，心中就平靜下來。」

「我一定爲你禱告，求我的神不但看顧你，也看顧這裏所有的人。祂是大有憐憫的神。」

「你快回去睡吧，約瑟，你眞好心。」

早晨，天更凍。天空十分沈重，雲層好似鉛一般的灰色。他起身時披上一件厚外衣，還是獄長昨天特別給他的，使他的心感到溫暖。其實這厚衣那裏抵得上一塊羊皮，幾年都沒有穿羊皮的棉襖了，家已經是那麼遙遠！

目前他對囚徒們的情況已經相當熟悉了，新來的很少，釋放的更少，這監獄仍可算爲死牢。不時傳出某人已被處決的噩耗。他常爲這些悲傷，這樣的心情很難揮去。

在他牢房的那區，是一些「高級」的囚犯，

人數不多，他新近認識的兩個，不必服勞役的，原來是宮廷中的高官，一個是酒政，另一個是膳長，他們應是王的親信，侍衛官中負責王的飲食、安全的責任很重要，不知道怎麼會引起王的不滿，囚禁在此。由於他們本來的身分，架子仍很大，不與任何人說話，對獄警的態度也不大好。連獄長也敬他們三分，不敢得罪，恐怕他們以後釋放復職之後，有報復的行動。

那天，他聽見獄長與他們談話。

「你們有甚麼需要，可以跟那個希伯來青年說。我派他管理這裏一切的事。」

「他來管理我們？這個希伯來的奴僕！就是在護衛長波提乏家中的，我們知道他。」

「我不是叫他來管理你們，只是照應，服侍你們……」

在靜默中，獄長就離去了。約瑟心中正在思量，怎樣接觸他們，取得他們的信任。

北風正呼號著，氣溫更加下降。在戶外工作會十分辛勞，大家都沒有厚衣。他想對獄長求情，在這樣天寒地凍之中，能否減少一些工作的時間，等天氣和暖些，可以補足。他一躍

而起，在門口向獄警打了招呼，就匆匆地走向公事屋去。

(五)扶搖上雲天

黎明，天還沒有全亮，雲雀已在鳴叫。他一躍而起，仍甚寒冷，早春的氣息，從小窗潛入。尼羅河漲溢的激流響聲，靜聽也可體會，他突然想到，主人波提乏的官邸就在毗鄰。以前他一直沒有覺察，直到昨日黃昏與那兩個高官談話後。

昨日傍晚，太陽已經落山，天色漸暮，他疲累地回到牢房，走盡很長的走廊，看見這兩個人坐在那裏，顯得十分落寞。他們叫住他，要他陪他們閒談。其實他原只是禮貌地向他們請安而已。

「兩位先生，不知有甚麼吩咐，要我服侍。」

「沒有甚麼，只是覺得無聊，想你坐下，一同談談。」

約瑟詫異地望他們一下，他們一向十分高傲，從不向他搭訕的。他就本能地坐在板凳上，很恭敬的樣子。

「獄長一直稱讚你，說你忠實可靠，勤快

而且能幹。」

「多謝！其實我也只是盡本分，既蒙獄長抬舉，我已經不敢擔當了，別的囚徒都有身分，我只是奴僕，是最低微的。」

「我們知道，但是你很有出息。」

「出息？我還會有甚麼出息？不曉得那一天早晨，被拖出去斬了。」

「我想不會吧！」有一個說，帶著肯定的語氣。「你被捕關在這裏，既不是王的命令，也沒有經過司法官的判決。這只是你主人波提乏對你的處刑。他要處死你，應該是幾個月前的事。那時不殺，大概你的生命可以保全了。」

「你看前些日子，已經將你從死牢移出來，住這牢房。」另一個說。

「多謝您們關心，獄長對我實在仁慈。」約瑟應聲說。

「獄長對你好，可能向護衛長說服了。不然他也不敢將你移送到這裏。」

約瑟靜默著，那次遭受毒打的痛苦，仍有餘悸。

「這一區的牢房，算是護衛長府內的監牢，

專處理宮廷中的人。」

「護衛長府內？」約瑟好奇地問。

「你沒有注意右邊嗎？那不是護衛長的官邸嗎？樹多，都遮起來了，不注意，看不清楚。如果你望見尼羅河，再算計一下，就知道方圓之內的範圍了。」

「說的也是……」約瑟站起來，躬身請了晚安，就走向他的牢房。一邊走，一邊喃喃的說：「人生的道路多麼短促，但是我走來走去，仍舊走不出苦難的境地。」

又是另一個黃昏，白天比前長了，晚飯後，天還沒有全黑。他走過牢房的長廊，照例向這兩個官員請安，但是這兩個人毫無反應，表情木然。他知趣地不再作聲，靜靜地走過。但他心中有些不安，於是折回，站在他們面前，再躬身地問他們：

「先生，有甚麼我可服侍的？今日下午我多做了一點，沒有與大家一同晚餐，廚房眞好，還給我留飯，所以回來晚一點。」

「我們怎麼會怪責你？只是我們心煩。」

另一個接著說：「眞奇怪，昨夜我們兩人都作了怪夢，弄得我們今天一整天十分煩惱。」

「作夢？有時因煩惱所造成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約瑟向他們解說。

「不！我們的夢不是這樣，恐怕是惡兆，不然怎麼兩個人作夢，不約而同，都有『三』的數字呢？」

「如果是特殊的夢，可能是神的啓示，人必須依靠神才會解夢。你們可否告訴我？我看看神是否賜下智慧。」

「我夢見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樹，樹上有三根枝子，好像發了芽開了花，上頭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擠在法老的杯裏，將杯進在他手中。」

約瑟在凝思中，心裏不住地禱告，求神指示。他從這幅畫面，似乎看見這個酒政站在埃及法老王的右側，恭敬地高舉酒杯。這一定有正面的答案。他臉上顯出歡欣，朗聲說：

「先生，恭喜您，三天，就是三根枝子的表徵，你可以恢復自由，官復原職，仍向法老

王遞酒，從事安全工作。」

酒政立時面現笑容，喃喃地說：「但願如此！但願如此」這就引起膳長的興趣，他可能也在三天之後得到釋放。

「少年人，你也爲我解夢。我在夢中見我頭上頂著三筐白餅，極上的筐子裏，有爲法老烤的各樣食物，有飛鳥來喫我頭上筐子裏的食物。」

「飛鳥來喫你頭上筐子裏的食物？」約瑟禁不住驚呼出來，他立即發現自己失態，就靜默下來，許久都沒有開口。

「或凶或吉，你總得說……」膳長緊張地問說。

「我不敢說謊，只盼望我解這夢是錯的。」

「你儘管說！」

「三天之內，法老必斬斷你的頭，把你掛在木頭上，必有飛鳥來喫你身上的肉。」約瑟說完，立即躬身辭退，逃到自己的牢房。

春寒料峭，尤其在凌晨的時刻。他被一陣

騷動吵醒，兩個獄警帶著幾個御營的士兵，將饒長帶走。他不禁顫抖一下，這一定是處刑的舉動。去年秋天，當他還囚禁在死牢那裏，隔幾天都會看見這種情形，處刑的兵士不同，但帶走的都沒有回來。囚犯提堂往往在晚上，處決常在天還未破曉的時分。那時他總是提心吊膽自危著，不知甚麼時候就會臨到他。但在這特別的牢區中，還是第一次有這事。生與死之間，其實只是一線之隔，人生太無常了。

一早他仍得照例先到獄長處，聽候一切的囑咐交代。他在獄長的辦公處，覺察有一種十分凝重的氣氛，他只得退縮到一個角落肅立著，等候獄長的叫喚。幾個來自宮中的官員與獄長坐在一起談論著。

「昨日法老王的生日大典中，他傳令要我呈上囚犯的名單。這是很不尋常的事，因爲這樣的場合，只有大赦，不會有處決的事。」

「實在完全沒有想像得到。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有一個官員帶著慨嘆的口吻。

「我們也很難明白法老王的心理。他們兩

個人入獄的罪名是一樣的，都是叛國的罪。一個可得赦免，另一個卻被處刑，到底有甚麼根據？」又有一個很憤慨的說著。

「根據！有甚麼根據？根本沒有根據，還不是照王的一時衝動。唉，都是天意。」

「不要再談了！」獄長鄭重地警告著。「千萬不要再提，在酒政面前也不要說甚麼！這種安全官是十分敏感的……」他轉過身來對約瑟說：

「你跟他們一起去，幫忙酒政整理他的衣物，替他搬行李。」

約瑟尾隨著獄警與官員，到酒政的牢房。官員就朗聲宣讀王的特赦令。然後獄警就將酒政原有的衣袍發還。酒政一邊更換衣服，也吩咐約瑟替他整理一切。

「約瑟，你是一個好僕人，這些日子服侍我，很勤快忠心，我回家之後，會叫人給你打賞。」

「多謝酒政，這是我應該做的……」他輕

聲地說。

「我也會在你主人護衛長面前，爲你說些好話。」

「不知他還會再憎恨我嗎？幾時他一發令，我的性命就保不住了。」

「那大概不會，以前你囚在死牢，可能他有意將你處死。但是你移到這區牢房，獄長一定徵求他同意，可能你主人的恨意已經消了。上次我已經對你說過。」

「但願如此。其實我在主人家裏沒有做過甚麼壞事，好叫他們把我下在監裏。」

「我們也明白，但你現在只有忍耐，好人做好事會有好報。」

「恭賀您官復原職。但您得好處的時候，求您記念我，施恩與我，在法老面前題說我，救我出這監牢。」約瑟哀求著。

「我會的，青年人。我不會忘記你爲我解的夢，這已經應驗了。」酒政喜形於色，得意洋洋地走出去。

每一天，他生活在希望中。以前沒有人爲他伸冤，現在有酒政爲他辯護，日內必可釋放。他歡悅卻忍耐地等候著。每在黃昏的時刻，他看著逐漸西沈的夕陽，身體雖疲累不堪，心靈卻十分充沛，猜想著這是最後一天在獄中，明天就可以得著自由。

天亮，他轉身起床，第一個思想是「今天」，他肯定地想，想了很多天。「也許在明天!?」他也這樣等了許久。

十天、一個月、三個月、五個月、十個月、一年……他希望的火在逐漸減少，幾乎要熄滅了。

每在深夜，身體的疲倦無法恢復，心靈的乏倦似乎更加深了，他深深地陷在失望的深淵中。他輾轉在床榻上不能成眠。

「也許死囚比我好受，至少可以一了百了……總比無期徒刑好吧!?我還年輕，人生中最寶貴的日子，總不能這樣浪費吧。但是希望卻只成爲幻想而已。人家在權貴中，怎會記得我這希伯來的奴僕？……現在總該從幻夢中醒來了！」他自言自語，流著眼淚。

「但是我不至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祂的憐憫，不至斷絕。凡等候耶和華，心裏尋求祂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我一定不可失去希望……」他凝想著。

多少失眠的深夜，他常將失望化爲禱告。他漸漸從數計日子的困境中出來，學著數算恩典。他在設想著：

如果不被哥哥們賣給人做奴僕，他不會學到謙卑。如果仍在家中，只會做牧人，不能學會埃及進步的文明。在波提乏家中的雜事，使他學會許多常識。如果沒有被囚禁在獄內，不會看到許多人性的脆弱，人們的疾苦。他學會同情與關懷，最難學的是忍耐，他在這事上也有長進。最珍貴的功課是仰望神。在祈禱中，他從自我的牢籠裏出來，不再在自憐的低處，卻能扶搖直上、高達雲天。

尋常的早晨，陽光遍灑在大地。微風吹拂在樹梢，樹葉無力地掉落在地面，偶而有一陣西風，將落葉捲起，沙沙作響，秋已經很深了。

他監管著這些囚犯工人，看他們無精打采地勞動著，心中就有說不出來的惆悵。其實自己的心緒也十分低落，如同樹葉一般地在蒼老、在凋零。他做了一些工，兀自坐下稍憩，抬頭望望雲淡的高天，不禁有些悲秋的情懷。其實這是他的想像與心情，這意念是深秋？已經是春天了！

突然他看見一個獄警跑來，他警覺地站起來。

「約瑟，快跑去見獄長，他有緊急的事。」

「緊急？」他心中在盤算，就趕緊尾隨著獄警，走到獄長的公事屋，有幾個宮中來的軍士站在那裏，問獄長：

「是他？」

「就是他！」獄長即刻轉向他：「趕快去牢房取你的衣物，你大概不需再回來了！」

他就躬身出去，在驚奇中說不出話來。他似乎有許多話要說，很多的疑問，但是不敢開口。他到牢房去，有甚麼可取的呢？只有一堆破舊的衣物，團在一起當垃圾扔掉。發還的舊衣卻緊緊地抓在手裏，唯一的紀念，說明他是

希伯來人。他也不管多舊多髒，即刻穿上。

他剛準備好，宮中的軍士就走來，催促他立即出獄。他們對他的態度竟然有些敬意，對他說：

「我們帶你出監之後，先帶你去剃頭、刮臉，還要換衣裳。這樣才可去晉謁法老。」

「晉謁法老？」

「是。法老在宮中召見你。」

他心中緊張起來，但在出去前，他仍要求再去見獄長。其實他不必再見獄長，因爲獄長自己來爲他送行。

「獄長，再謝謝您的仁慈。」他立刻躬身對著獄長。

「這幾年實在委屈了你……尤其在這兩年，酒政一直沒有來照應，我知道你十分失望，而且心焦。現在終於等到了。盼望你日後有光明的前程。」獄長補充著說。

他再躬身致謝，眼淚奪眶而出。

秋日的陽光照在叢林與菓園，他在車上望

著十分炫燦的景色，興奮中卻沒有欣喜，由於緊張完全沒有自由舒暢的感覺。他甚至有些驚懼，不知法老王對他有甚麼發落。河中寧靜的水流著，泛起一片金黃，潮汛似在退著，往右邊眺望，王宮輝煌的建築，也在炎陽的光麗中發出異彩。以前在主人家也曾遠處望見過；但沒有現在那麼相近，那麼清晰。

「你是希伯來人，剛才看你服飾，才可以辨認。現在換了衣裳，一點也看不出來。」一個軍士打破了緘默。

「你的口音一點也聽不出來是外鄉人。埃及話講的與我們完全一樣。」另一個也搭訕著。

約瑟無意與他們閒談，只是帶著同意的微笑。也許他覺得緘默有失禮貌，就回答說：

「我來到埃及好多年了。埃及話是在護衛長家裏學的，他是我的主人。」

「我們知道……我們也都知道你受冤獄的苦楚，在宮中常聽說。」

約瑟不想談論，就改換了話題：

「在法老面前有甚麼禮節，我甚麼都不懂。」

「恭敬，極端的恭敬。你回答他的時候必

須躬身，眼睛看地，不可看周圍。」

「謝謝你們的指示，我一定會十分謹愼。」約瑟說了這話之後，他們的談話就停止了，因爲他們已經在宮門面前。

在金璧輝煌的內宮，約瑟低著頭被引到法老面前，他就躬身請安，恭然肅立。

「我聽見人說，你聽了夢就能解。」蒼勁的聲音傳過來。

「法老萬歲，這不在乎我，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陛下。」他內心默默地向天上的神祈求，同時專心聽著法老敍述著夢境。等他聽完了，就徐緩地說：

「法老的夢雖有兩個，其實只是一個。神已將所要作的事指示法老了。七隻好母牛是七年，七個好穗子也是七年。另外七隻醜母牛是七年，七個乾穗子也是七年。埃及遍地必來七個大豐年，隨後又要來七個大荒年。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豐收，全地必被饑荒所滅，因那以後的饑荒甚大，便不覺得先前的豐收了。」

「會有這樣的事？」王的聲音發出，卻沒有任何臣僕的回答呈報。

「你說應該怎麼辦？」這聲音好似法老是向約瑟說的。

「法老兩回作夢，是因神命定這事，而且連連成就，所以法老當揀選一個有聰明、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約瑟恭敬地說。

法老興奮地說：「像這樣的人，有神的靈在他裏頭，我們豈能找得著呢！你過來，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約瑟立即在寶座邊跪下，伸出手來，接受法老的權戒，聽見四周歡呼的聲音。

㈥遙遠故園戀

夜已深，在恬靜中，他卻無法入睡。因爲他的感受，像在夢境裏，一切的遭遇，使他不能相信，竟是現實的情況。昨夜，他還在牢房，爲失望所困，徒刑是無期的，他會畢生在獄中度盡。今日，他卻站在法老的宮廷中，接受百官的崇敬，拜爲宰相。從宮中出來時，許多官兵擁著他，他瞥見那護衛長羞慚的臉低下來，向他躬身。他轉過來，看著亮麗的陽光，照著護城河邊的蘆葦，心中的感覺眞是說不出來，難以形容。

整天，他順沿著尼羅河，在各處視察。三角洲的麥田欣欣向榮，有無限的豐饒。在遍處的鄉間，麥浪澎湃。他心中一直在計劃，如何成立糧食局，統籌辦理貯藏及徵稅的政務。立即回到宮中，向王作一番簡報，看見法老欣慰的微笑，才鬆一口氣。他婉拒了官員們的邀宴，只想休息，有單獨安靜的時間，這一天的事，他幾乎經受不起。他似乎沒有絲毫欣喜，幾次

他都是強忍著淚水，因爲他不願在官員面前失態。

從監獄到王宮，這是一條多麼冗長的路。幾年來，他似乎停滯在那裏，無法舉步。但是一夜之後的突變，向前跨了一步，是神的恩手扶著他，成爲信心的跨越，竟發覺他是站在法老的寶座前。宮廷中華麗的輝煌，使他的眼睛感到暈眩。但是物質的榮華並沒有吸引他，他只覺得天上的恩光照耀著他，慈愛的神向他仰臉。他禁不住流下一滴淚水。

當他在法老面前躬身俯首，接受法老爲他戴戒指、披官服、掛項鍊，他心中默禱，仰望著天上的寶座，向神誓忠，眼淚幾乎又奪眶而出。

在他巡視尼羅河兩岸的農田時，他幾乎聽不見官員那些奉承甚至阿諛的言談，他只看到那些金黃色的禾稼，爲神豐富的賜予，充滿著感謝的心。幾次他都以希伯來語在口中念念有詞，發出讚美的聲音，向神感恩，又忍不住流出眼淚。

在深夜中，他既獨自躺在床上，大可痛快

地哭一場，不需要再強忍了。但是他卻哭不出來，雖然眼淚仍流個不停。

太多的思想與回憶，在他腦海中盤旋，使他的心緒無法靜止。他毫無睡意，越來越清醒了，他就索然起身，披了外衣，從室內出來，穿過走廊，走到露台。

月光在地上徘徊，繁星閃爍著滿足的眼光，喁喁地低語著，似有說不盡的趣事。他望過去，尼羅河水緩緩流著，像有許多歷史的往事需要細說。一片銀光照在水波，形成延伸的路，好似通往遙遠的地方，他突然有這樣一番遐想，想輕輕踏著波光，到達他父親的帳蓬。他多麼想詳盡地敍述這些年的遭遇，多少的苦楚可用流淚來沖掉，些微的喜樂也能取娛老父親悲愴的心。最要緊的，還是追憶神無盡的恩典看顧著他。

「父親，您敬拜神的時候，一定爲您這個生死不明、失蹤的兒子禱告，神沒有丟棄他，他還在，而且現在竟然走上尊貴的路。您的信

仰是眞實的，您的祈求也蒙受神的應允。這位神是多麼眞實，何等恩慈！奇妙！偉大！」

一陣輕風，帶著他的低語，向遠處飄去，他才清醒起來，似乎又進入另一個夢境。他還向那遠處的父親說話：

「父親，您的兒子所說的，您能聽見嗎？現在您也許正熟睡著，也許您在半夜醒來，睡不著，好似那時您追念母親一樣。我們父子的心靈是相通的，說不定您有感應……」

「父親，您兒子在外地，多年來只是隻身一人，實在太孤單了。我內心的一切，向誰傾訴呢？只有對神，祂知道我的實情。如果沒有神的同在，我會瘋了。但是體會神的同在，帶給我安慰與力量，心中就有無限的安寧。我現在就想祈禱。在神面前，我們才是最接近的。」

他徐緩的抬起頭來，薄雲在飄動著，時隱時現，透過他的淚眼，看見天堂更光耀了。

「神啊！我感謝祢，此刻是祢最近的時候，是我能深切體會得到的。祢能成就我的心願嗎？求祢保留我父親的性命，在他沒有歸到列祖那裏，再讓我見他一面！如果我能接他到這

裏來，供養他老年，我有這樣的願望。」

「神啊，我知道他不肯來，他一定不願離開那裏他久居之地到這外國來，祢願帶我回去看他嗎？」

「神啊，祢的道路高過我的道路，祢的意念高過我的意念，我絕對想不到會有今日，原來祢的旨意那麼美好，祢的引導那麼奇妙。但是我心中不無恐懼，在這宮廷中，異教的環境，世俗的氣氛，罪惡的情況，多麼需要祢的能力覆庇我、保守我。讓我有祢賜下的愛心，服事衆人，眞正爲人民服務，我始終記得，我是神的僕人，也是人民的公僕……」

他耳中響起一陣風聲，使他想起「神以風爲使者」，是神的使者陪伴著他嗎？星光已經褪去，月亮也在潛走，東方有點露白。

在晨曦中，他匆匆去室內更衣，準備及早上朝，承受一日新的重任。

晚秋的早晨，陽光無力地停滯在田野，到處都是荒蕪雜亂，毫無一點生命的氣息，這已

是第二年的旱災。在雨季中一滴雨都沒有，高空連小朵的雲也不出現。荒年的現象，已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他面色凝重地徘徊在尼羅河畔，看水位越來越低，淺灘更加突出，好似人的禿頭一般。侍隨他的官員也都保持著緘默，靜候他的囑咐。

「荒年眞的來了，實在無可避免，法老的夢果然實現了。施恩的神多麼憐憫，使我們總算有了適當的準備……」他回頭轉向官員說：

「糧倉的貯存量怎麼樣？」

「這幾年因貯藏的需要，到處都建倉，足夠應用。貯存量也有八成多。」

「現在你們就必須全部調查，看糧食的貯藏是否適當，尤其底層必須保持乾燥，不然糧食受潮會霉爛。我們已經不能遭受損失了。」他急切地說，大家都點頭稱是。

「目前配給的制度實施得怎麼樣？」

「實施得很好，這半年來，一切都就緒。人們都爲您的德政感激，我們也極力撫慰民心，保持經濟的安定。」

「但是農民的生活必得改善。農田荒蕪，他們能否種些根生的，如蕃薯、山芋這類的副食品？」

「有些地區還可以，在河岸兩邊，泥土還沒有那麼乾燥。其他地區簡直完全不可能。」

「我們必須好好研究與計劃，鼓勵小工業，有些工業成品可以外銷，換些糧食回來。」他鄭重地說。

「是。外銷的貨物，最大的困難還是交通。貿易的方向只有向西北發展，東北的迦南地一方面比較貧窮，沒有購買力，另一方面，那邊的旱災更加嚴重。再往東在米所帕大米，目前運輸交通還是有困難，聽說米所帕大米的經濟狀況也有衰退的現象。」

「迦南地的情形究竟怎樣？」他的心中不免緊張起來。

「迦南地的牧人以前在豐產羊毛的時候，可向米所帕大米與我們換取糧食。但是現在因旱災，牧草都沒有，羊瘦，毛也長不好，那有甚麼可以售賣的。現在陸續有人從迦南地逃到這裏避災。」

「這樣的災民多不多呢？」

「現在還不多，看來以後一定會增加。對他們買糧的事，我們又應怎樣處置呢？」

「看情形。爲人道，不應過分限制。」他的語氣有些加重。

一整天，他的心情十分沈重。回家的時候，天色已晚。他推開大門，就聽見孩子們歡呼的喧叫。

在晚飯時，他的話很少，孩子們也覺察，逐漸安靜下來。但是飯後，他們還是纏著他。

「你們不要吵爸爸，他看來很累，一定是太忙，需要休息。」他的妻子亞西納說。

「媽媽，爸爸累，才需要我們陪著他。」老大瑪拿西說。

「爸爸可以躺下，我們在他旁邊玩，一定不吵他。」以法蓮說。

「兩個孩子與我在一起也好，讓你們的媽媽休息一下。」約瑟微笑地說。他將兩個孩子的手拉著，一起到書房。

「你們上學覺得怎麼樣？」

「有好，也有壞。」瑪拿西說，又指著弟弟問說：「你說說看，好的是甚麼？」

「我最喜歡數學，算起來很好玩。哥哥，我知道你喜歡國文，那些箴言，你一天到晚都在背。」

「你們可以上學，是最有福的，有學校的地方很少，埃及的學校，是全世界出名的。那麼你們說壞的是甚麼？」約瑟問他們。

「宗教課最無聊，那些神話都是假的，與我們家所信的不同。他們信的都是假神。」以法蓮回答說。

「我曾問過老師，老師說，我們的父親是希伯來人，所以信的不同。哦，爸爸，老師今日在課堂裏提起，有不少人從迦南地逃難到這裏，因爲那邊有饑荒。」瑪拿西一直說著。

「你們從小就知道，你們的父親是希伯來人，希伯來人信奉眞神，神特別施恩給我們祖先，使他們認識眞神，並且信靠祂。神向你們的祖父顯現。我雖沒有這經驗，但體會神與我同在，非常眞實，不能否認。」

「希伯來人在迦南地嗎？我們的祖父還在嗎？爸爸爲甚麼不回去看望他呢？」瑪拿西問說。

「這些從迦南地逃難來的，會不會是希伯來人？會不會是祖父他們呢？」以法蓮接著說。

「孩子，我多麼盼望可以回去看祖父與你們的叔叔，但是工作實在太忙，走不開。我一直掛念著他們。他們會不會逃難到這裏呢？有可能……只是他們不知道我在這裏。我們要祈求天上的神向他們施恩。我總得想辦法回去……」他感喟著說。

「孩子們快去睡覺，不早了。」亞西納朗聲地叫喚。

酷寒的冬夜，北風怒號著。經月都沒有一點瑞雪的兆象。期待著明春的耕種，又將成爲泡影。第二年的旱災已經帶來更大的威脅，看來災情會延續下去，如果眞的七年，那會是多麼可怕。糧食局屢次呈請停止外族人糴糧的要

求，但是他始終堅持人道的原則，尤其看到外地來的災民，惻隱之心更加深切了。

「每天惦念著迦南地的家，老父親與年青的小弟，萬想不到今日有了答案，神的恩典多麼奇妙！」他自語道。

早晨在宮裏，爲審核外族人買糧的申請，他爲了愼重，親躬其事。有一羣人被引入晉見他。由於他們的行動，他一眼就認出這十個兄弟。他的目光一直在他們中間搜索，卻怎麼也找不到小弟，使他十分失望。看他們穿著破舊，臉上堆滿倦容，又好似極爲恐懼不安，使他更爲傷感。但他仍故作嚴厲的態度，用埃及話盤問。通譯傳他們的話，還不如他自己聽得那麼眞切與完全。

他們說：「僕人們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個人的兒子，頂小的現今在我們的父親那裏，有一個沒有了。」

他強含著淚水，重覆著他們的話，「頂小的現今在我們的父親那裏。」可見父親仍舊健在，有小弟陪著他。「誰說有一個沒有了？那一個不是正在你們跟前嗎？」他心中在盤旋著這些

思想，只好再嚴厲地對他們說：

「若是你們的小兄弟不到這裏來，你們就不得出這地方。」他隨即命宮中的守衛兵將他們囚禁在獄中。

這是多麼興奮的事，十幾年全無音訊的家人，突然出現在他面前。他還不能知道他們是否已經改正他們的行爲，他們究竟是骨肉，同父的兄弟。

夜那麼靜，又怎麼長，他的心情向誰傾吐呢？對愛妻亞西納透露嗎？她必以婦人之仁，勸他與兄弟們相認。但是他不能放心，不知他們究竟怎樣對待老父親與小弟，他仍要試驗他們。

「我一定讓他們速即帶糧回去，父親會十分擔心，看他們沒有回去，更會心焦的。」他又喃喃地自言。

他輾轉床榻上，毫無睡意，望著窗外的明月，鄉愁更濃了。

又一個冬日的黃昏，天日更短，暮色早已

籠罩在田園，但他歸途的步伐十分輕鬆，好似在春天的陽光下踏青，許久他沒有那麼好的心情。

「我的兄弟們來了。」他興奮地告訴亞西納。

「那你快請他們到家裏來，讓孩子們見見伯叔。」亞西納也分享他那份欣喜。

「不，我還沒有向他們表露呢！其實三天以前他們就來了，對他們的品行，我還不清楚，又不知道父親與小弟目前怎樣。十個兄弟都到齊了，小弟沒有來。」

「這幾天我看你心事重重，以爲公事使你心煩。」她隨即說。

「其實我想家，十分惦念父親與小弟。我爲了試驗兄弟們，故意將他們關在監牢三天。我不敢告訴你，因爲你一定說我太殘忍。我是要提醒他們，他們以前是將弟弟賣到埃及，現在他們來了埃及，也該受點苦。」

「你還恨他們嗎？應該饒恕他們。眞正的饒恕是完全忘卻一切的惡。」

「是的，我早就饒恕他們了，但是我仍想

見到小弟，所以先賣糧給他們，要他們馬上回去救急，他們付的銀子仍放在糧袋裏。又留下一個哥哥西緬，命令他們務必將小弟帶來。對他們，我仍故意用嚴厲的話，其實我特別向他們提到我是敬畏神的，在語氣裏有溫和的關懷……」他哽咽的講不下去，淚水湧在眼眶。

一陣靜默。亞西納遞給他一條熱毛巾，又爲他倒了一杯熱茶。

「亞西納，最讓我感動的，是流便的話。這位大哥最好。在多坍，他一直阻止兄弟們，不准他們害我。他們賣我的時候，我沒有看見他，可能他帶著牲畜走到遠處去找水。今天兄弟們輕聲地談話，但是我還是聽得十分清楚……」

「他們說甚麼？」亞西納急切地問說。

「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他哀求我們的時候，我們見他心裏的愁苦，卻不肯聽。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

「他們一定眞的懊悔了。」她說。

「我想是的，尤其流便說：『我豈不是對你們說過，不可傷害那孩子嗎？只是你們不肯

聽，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們追討。』」

「亞西納，那時我實在忍不住了，立刻退到旁邊的小廳，用力作勢，不要官員跟我進去，大哭了一場……」他的淚水從面頰上流下來。

「神是施恩的主，祂必帶小弟來，而且帶老父親來，全家團聚的日子近了……你還沒有喫飯，現在喫，好嗎？」

「好，孩子們呢？」

「我叫他們做功課，爸爸沒有喫飯，不可來吵。」

(七)團聚在異鄉

春日的中午，陽光帶來了不少溫和，但是大地卻仍乾旱，地面龜裂得不忍目睹，災情仍繼續著。尼羅河的水位一直在低落，人心也在下沈。埃及的糧食管制必須十分嚴緊，但是外地來購糧的人更增加了，而且街頭上常見可憐無助的災民，他們都是來自他處，饑饉逼使他們向埃及逃來。在埃及，人民的生活還可維持，政府可配給他們食品，饑荒並無發生。人們對宰相約瑟的德政，都額手稱慶。

在他的官邸中，難得有宴請的事。宴會大多是在宮中。宴會請的是希伯來人，究竟是同鄉，才會有這樣的禮遇。事實上那些希伯來人似頗有身分，帶來許多土產，有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沒藥、榧子及杏仁。他們帶來雙份的糧價，特別向約瑟的家宰解釋，上次糴糧回去，發現付出的銀子仍在糧袋中。

那位在約瑟家中的總管說：「你們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們的神，和你們父親的神，

賜福給你們，賜財寶在你們的口袋裏。你們的銀子，我早已收了。」他的話只是一半，他實在照收他們的銀子，但以後又照約瑟的吩咐，再在裝糧時暗中放回去。

他們正在談話的時候，總管突然轉變了口吻，朗聲說：「宰相大人駕到！」

他們立即低頭，並且俯伏在地下拜。這次他們發現他似乎比上次較爲仁慈，可能會准許他們買糧。這時他說話清晰而有力，由通譯者傳話：

「你們的父親，就是你們所說的那老人家平安嗎？他還在嗎？」

他們回答說：「您僕人我們的父親平安，他還在。」說話時再低頭下拜。

約瑟又在找小弟，果然看見便雅憫，英俊挺拔，就說：「你們向我所說那頂小的兄弟就是這位嗎？」他還未等通譯者傳話，已經轉向便雅憫說：「少年人啊，願神賜恩給你。」他立刻走開，他們感到無限的驚奇。

總管這時就邀請他們入席，他們十分拘謹地聽候總管的安排。首席在廳堂的中間，必爲

宰相單獨的一席，他仍未再出現。

他們坐下之後，就輕聲地交談著：

「他給小弟的祝福話，雖是埃及語，但內容卻是希伯來的。」

「你們說得是，他的話眞的使我十分感動呢？」便雅憫應聲說。

「西緬，這幾個月在監裏怎麼樣？」猶大開口問他。

「我沒有眞正坐監，他們大概也看我不會逃走，所以給我相當的自由，吃得也好，只是太寂寞，而且很掛心，你們爲甚麼回去那麼久，這段時間足可走兩次。」

「父親怎麼都不肯讓小弟跟我們來。他說小弟的哥哥死了，如果小弟跟我們來，萬一在路上遭害，那便是我們使他白髮蒼蒼，悲悲慘慘的下陰間去了。」流便回答著，又接著說：「西緬，看你又白又胖。」

「是啊，大哥，我這幾個月完全休息，你們卻辛苦了。」

「辛苦原沒有甚麼，只是牧草更枯，牲畜只有宰著喫，越來越少。」猶大說著，突然驚

叫說：「你們看我們的座位！」

流便立刻以手指在嘴唇上，示意低聲。然後逐一向座位看。

．「說得也是，我們這一席，十一個座位，都按著長幼的次序，簡直太巧合了。」

這時，他們聽見總管又朗聲喊叫：

「大人駕到！」他們立刻起立躬身，他揮手請他們坐下。

那天下午，約瑟沒有再赴宮廷去辦公，午餐後遣送這些賓客，對屬下指示一些事，就回書房休息。

亞西納親自送茶來，關上門，爲撫平他心靈興奮的起伏。

「看見小弟應該高興，又知道父親健全，都是神的恩典。」她將手放在約瑟的肩頭上。

「就是因爲太高興，才忍不住哭。這一次眞是哭得好久，不敢再出去，怕他們看出來，後來我洗了臉，勉強地忍住。好在我的席位離開他們遠一些，當然他們也不敢正面看我。」

他將愛妻的手臂圍在他的脖子上。

「小弟怎樣？」

「他實在很好，充滿青年的活力，目光有神采，父親常說，他的眼睛眞像母親。」

「你母親一定很美。」

「父親常說，她的相貌遺傳給小弟，性格遺傳給我。」

「那麼你母親一定非常仁慈、溫和，有智慧與才幹。」

「她若活著，就可與父親一起來了。我一定要見到父親，大概很快了。今天我恨不得與小弟擁抱。」

「那你爲甚麼還不與兄弟們相認呢？」

「小弟在他們手中，我還不放心，再試驗一次。」

「不與你多談了，你在榻上躺下，好好地休息。」她輕盈地出去，隨手將門帶上，迎著下午的陽光。

初春，在乍冷乍熱的變幻中，人們的心情

難趨安寧。大風一起，飛沙走石，尤其令人難耐。陽光被密雲遮蓋著，氣候十分乾燥，沒有一點下雨的跡象。

在宮中，氣氛也那樣凝重，他嚴厲地看著那十一個兄弟，尤其小弟更哭喪著臉，有一種十分無奈的神情。他大聲地責問說：

「你們作的是甚麼事呢？我這樣善待你們，昨日招待你們一同飲酒，你們竟偷去銀杯。這是我們埃及人占卜用的。你們偷神明之物，是罪大惡極的。」

猶大說：「我們對我主說甚麼呢？還有甚麼話可說呢？我們怎能自己表白出來呢？」他的話哽咽著，迅速地用手抹去眼淚。接著說：「我們都願意作我主的奴僕。」

「我斷不能這樣行，我必須公平。在誰的手中搜出杯來，誰就作我的奴僕。至於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們父親那裏去。」約瑟立即說。

在沈默中，猶大低聲對便雅憫說話：「你還不快向他認罪求情。」

「我實在沒有偷，爲甚麼認罪呢？伸冤在

神，我就留下作奴僕吧！我肯認命。」便雅憫的話有點發抖。

猶大向前走一步說：「我主啊，求您容僕人說一句話給我主聽，不要向僕人發烈怒，因爲您如同法老一樣，執法如山。」

他仰頭瞥見約瑟表情完全木然，就即速低頭從頭敍述：「這是父親老年所生的一個最小兒子，他哥哥死了，他母親只撇下他一人，父親疼愛他……父親怎麼也不讓他來，還不是因爲饑荒太重……」他說不下去，嘆息帶著哭聲。

然後，他強作鎭靜，又再說下去：「我父親的命與這童子的命相連，如今我回到你僕人我父親那裏，若沒有童子與我們同在……他就必死。這便是我們使你僕人我們的父親白髮蒼蒼、悲悲慘慘的下陰間去了。」

約瑟起立，揮著手，對所有侍從官員說，「人都要離開我出去！」

他實在忍不住，對兄弟們說，「我是約瑟。」接著就放聲大哭。

這眞是非常的時刻，約瑟看著兄弟們驚惶的神情，無限感慨地透過淚眼看著他們，他們個個都好似虛脫一般，無力地跪下。從窗戶射來一線陽光，原來日頭終於奪雲而出，地面雖乾燥，天空卻那麼紅潤，生命仍這樣絢爛。在他心中沒有一點仇恨。手足之情湧現出來，好似泉水一樣泊流，看著小弟，在驚惶中露出一絲笑容，多麼可愛的純眞，他對兄弟們說：「請你們進前來。」

「我是你們的兄弟約瑟，就是你們所賣到埃及的……」

流便想說話，卻給約瑟止住了。

「現在不要因爲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爲要保全生命……」

「多年來，我仍堅信耶和華神。那銀杯不是我占卜用的，我從不占卜，因爲人生的一切都在眞神手裏，祂的安排最美好。」

他們都緘默著，流著淚，在聽他說話。

「現在這地的饑荒已經二年了，還有五年不能耕種，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爲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

保全你們的生命。」

他走過去，抱住便雅憫，伏在小弟的頸項上哭，便雅憫也不住地哭。他又與衆弟兄親嘴，抱著他們哭。許久大家的情緒才平靜下來。

他又繼續說：「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裏來，不是你們，乃是神。祂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全家的主，並埃及全地的宰相。你們要趕緊上我父親那裏去，勸他立即動身來。

「我們怎麼對父親說呢？」這是猶大的聲音。

「對父親說，您兒子約瑟這樣說，『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請您下到我這裏來，不要耽延。您和您兒子、孫子、連牛羣、羊羣，並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珊地，與我相近。我要在那裏奉養您，因爲還有五年的饑荒，免得您和您的家屬，並一切所有的都敗落了。」

於是兄弟們逐漸講話多起來了。

「約瑟，你那麼多年不在家，家鄉話還那麼流利。」

「這麼多年，我完全沒有機會講家鄉話，只有與神談的時候。我祈禱，仍用希伯來話，

覺得十分親切。還有晚上作夢的時候。」

「你還是有那麼多的夢？」流便應聲說。

「多年來，我實在太寂寞了，所以常常想念父親，在夢中與他相會，談了很多。你們不是說我『作夢的人』嗎？」

兄弟們的臉部立即有羞慚的神情，低下頭去。

「有時在睡夢中看見父親，醒來後想想，恐怕他已不在人世了。所以常常有一句話脫口而出：『我的父親還在嗎？』」

「父親健在，年紀老了，但是精神很好……哥哥，只是不能提起你，一提他總是傷感許久。」便雅憫說。

他又望著便雅憫，眼淚順著面頰流下。

初夏，炎陽炙熱地照在麥田，荒廢已久的地面更顯得一片雜亂。每天，他總獨自在高地眺望，一直盤算著父親與家人可能到達的時間，天日漸長，在黃昏，他也喜歡漫步在田野的小阜上，等候遠處塵土飛揚中的車隊。在心

焦中，總有無數的假定，想像父親不易拆除帳蓬，不能立即來到。曠野的路不是那麼容易行走，山阜尤其崎嶇難行。他每在野外盼望，等待不到他們，就不住的祈求，求神保佑他們。

約瑟的家人來埃及的消息不脛而走。先是法老王得知他的兄弟來過，特賜車輛食料衣物，贈與約瑟全家。官員們也作了準備，派兵士們到紅海附近守候，爲了給予保護。埃及人都等待這大事，他們擁戴這位恩人，使他們不致饑餓的仁政。當然最高興的是約瑟的家人，自亞西納以下，大家都在準備歡迎。

那天中午，約瑟正忙著處理政務的時候，家裏的總管來報信，說是猶大來了。原來他來見約瑟，請派人引路往歌珊。在兄弟回迦南之前，已經知道歌珊地將成爲他們的居留地。約瑟立即回官邸，與猶大握談幾句，知道父親的健康很好，在欣喜中，就準備套車往歌珊地去迎接父親。

亞西納與兩個孩子站在門口，揮手與約瑟道別。她目送丈夫與他哥哥坐車遠去。想到他多日的焦慮，在興奮中不禁流淚了。

「爸爸，你的兒子約瑟來拜見您。」他跪在父親面前，父親立即扶他，要他起來，他就伏在父親的頸項上，哭了許久。

還是父親先用手抹他的眼淚，對他說：

「你給我看看，樣子還是跟少年時一樣，只是已到中年了。這二十多年就這樣過去了，我既得見你的面，知道你還在，就是死，我也甘心……」

「便雅憫，你來，帶哥哥見這些嫂嫂及姪兒們……約瑟，他們沒有你那麼蒙神的福，尤其這幾年，迦南地饑荒，他們都受了不少苦。」

約瑟欣喜地見了所有家人，又吩咐官員與衛兵安頓歌珊地一切的住處。再回來陪著老人家。

「約瑟！」父親又說話了：「現在趁著天還沒有黑，趕緊回去，你的妻兒可以放心。你明天一定還有許多公事要辦。」

「爸爸，我已經說好，今晚不回去了。我要陪著您，看見您平安的休息睡眠。」

老人莞爾了：「你還是老脾氣，跟小時一樣。」

「爸爸，多少年沒有陪您，今晚怎麼也不能錯過機會！」約瑟對父親說了，再向便雅憫微笑一下。

「哥哥，」便雅憫乘機插嘴：「我們哥兒倆一起陪爸爸好嗎？」

那夜，約瑟又失眠了，他聽見父親的酣聲，心中的溫暖，好似熱浪一波又一波地捲來。夏夜仍有些燠熱，他實在太興奮了。他似乎又回到童年，睡在父親的帳蓬裏。少年時雖睡在另一個帳蓬，仍不時回去服侍父親，看見父親睡著了，才攝手攝足出來。這種情景如在昨日。

他輾轉許久，好容易有些睡意，卻聽見父親在呼喚他。他立即起身，去問父親：

「爸爸，您叫我嗎？」他一問，反而將父親叫醒了：

「約瑟，我呼喚你了嗎？……那一定是我發夢。便雅憫說，我常在夢裏呼喚你。唉，呼

喚了二十多年，現在這夢卻眞的成爲事實，耶和華的名是應當歌頌的。」

「爸爸，您再睡吧！」

「你才應該睡，今晚我醒了幾次，好似你一直沒有入睡，不像你弟弟睡得那麼香甜。」

「爸爸，我實在太高興、太興奮，心中回憶著過去，想到神的恩典實在太奇妙！」

「那麼多年，你仍信靠我們的神嗎？」

「爸爸，是的！耶和華是我祖亞伯拉罕，以撒的神，也是我父雅各的神。祂多麼信實，祂的應許實現在我們的家。」約瑟興奮地說。

「這是我多年的盼望！我總是覺得我的兒子約瑟沒有死。那次你的哥哥們將有血跡的彩衣給我看，我不能接受這悲慘的事實。約瑟也許受傷了，就是半死，還有生還的希望。耶和華是生命的主。但是一年過去了，三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的約瑟始終沒有回來，突然你的哥哥們說，約瑟還在。我的心已經冰涼，不能相信。」

「爸爸，我等了太久了，哥哥回去接您，應該前一個月就可以到。」

「說的是，我一直不相信，但是看著來接的車輛一切，不讓我不信。我說，罷了，罷了，我的兒子約瑟還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見他一面……約瑟，約瑟！」

「爸爸……」約瑟嗚咽地喊叫。

「約瑟，你還是跟你幼年的時候一樣，那麼會哭。你是宰相了，男子漢大丈夫怎麼可以那麼衝動。」

「爸爸，我永遠是您的小孩子。」他從窗戶望出去，看見晨曦初露。

盛夏的夜晚，日間的炎熱仍未散去，沒有一點涼風，凝重的厚雲固執地停留在高空，氣候乾燥得可怕，旱災無情地巡行在大地。埃及唯一的水源只在尼羅河，河水也快乾涸了，人們與牲畜都在酷暑中喘息，天時對他們實在太殘酷了。

在首相官邸，燈光逐漸熄滅，四周一片寧靜，夜已經深了。

約瑟輕步走到父親的睡床，跪在那裏，借

著走廊微弱的燈光，端詳父親衰老的面龐。父親顯得多麼疲憊。卻很安詳地在睡眠中。臉上的皺紋很深，皮膚十分黝黑，面頰乾癟，多年曠野的生涯，憂患的人生。約瑟不禁輕輕地低喟。但是他心中卻十分充實，父親究竟能夠在晚年享些歡樂，也算盡了一些人子的責任。

「約瑟，約瑟！」父親翻了一下身子，由大聲至低語。

「爸爸，我在這裏，我是約瑟。」

老人睜開眼來，看著跪在床邊的兒子，喃喃地說：「約瑟眞在這裏……原來那只是一場惡夢，好在夢已醒來……」

他帶著微笑，輕聲地說：「約瑟，你怎麼還不去睡？」

「我已經睡醒一大覺，現在過來看看您。」

「天快要亮了嗎？」

「還早，才半夜呢？」

「那你快回去睡吧！」

「不，我要陪著爸爸。」

「年紀老了，晚上睡不好，常醒。這樣的床一生都未睡過。如果你母親還在，她不知會

多快樂。」

「歌珊地一切都習慣吧？」

「習慣，我還是喜歡照著迦南地家居的方式，如果住在這裏就不習慣了，這裏多麼堂皇，一切太講究。」

「爸爸，我明白，您一生過慣了曠野的生活。我也並不要排場，但是在官場，又是首相的身分，不得不如此。但是我的心還求簡樸。」

「我看你的妻子亞西納，雖然是本地人，卻很知禮。她的信仰怎樣？」

「她很好，隨我一同敬拜耶和華眞神。她也十分尊重我希伯來的傳統，相夫教子。」

「你的兩個兒子有很好的教養，這都是神的恩惠，我就放心了。約瑟，不知道爲甚麼，我好似還在夢中，許多事還難以相信。」

「神的恩典就是這樣，是遠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約瑟說著就站起來。

「爸爸，您再睡吧！明天精神好，去看法老王。」

「我眞是不想去見法老王，又不懂禮節，又未見過這樣的世面。」

「爸爸，您不必在意，法老明白我們是希伯來人，所以我們不用自卑。」

在王宮，陽光自窗櫺透入，照耀得金璧輝煌。文武百官正在兩邊排列整齊，在上完早朝，未退席之前，迎候首相的尊翁，場面非常宏偉。

那時，在官員的注目禮下，約瑟扶著父親在中間走向王座，父親雅各極力裝作，却仍有些瘸行，臉上顯得嚴肅，肌肉因緊張而顫動。前後有樂器一同鳴奏，四圍香爐的香煙瀰漫。

約瑟與父親恭立在王座前躬身請安。法老王一揮手，守護官即鳴鑼，衆官魚貫而退。

法老王即微笑著伸杖，約瑟就扶著父親再往前走，靠進王座，雅各就給法老祝福。

法老問雅各說：「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雅各回答說：「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歲……」他說話時，往事如煙，感到有無限的辛酸。他接著說：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

世寄居的日子。」說完又給法老祝福，就由約瑟扶著退去。

從王宮至首相官邸只是很短的路程，仍是坐車回去的。父親一直非常沈默。

「爸爸，您很累嗎？」

「沒有甚麼……可能太緊張了。父以子貴，我那夠資格作首相的父親？」

「爸爸，我早說過，您不要自卑。耶和華與我們同在，我們就有尊貴。」

「我明明知道，到了時候，仍舊好不自在。你該知道你的父親一直在曠野，那裏見過這麼大的場面？說實在的，在王宮裏，我應該十分高興。但是就高興不起來，我有沒有失態？」

「爸爸，沒有。我覺得十分驕傲，有這樣敬虔的父親，敬畏神，數十年如一日，不止呢！應說是百餘年如一日。但願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也要一直持守我的敬虔生活。」

「約瑟，你會的，神與你同在。你經歷過水火，到豐富之地。你是全家之光，十一個星向你下拜，像你在少年時的夢一樣。」雅各說著，輕撫約瑟的肩頭。

(八)旭日又東升

春末，驕陽普照大地。輕風吹拂著，麥浪澎湃。旱災終於過去。有隆冬的瑞雪，又有初春的雨水；地完全有一幅嶄新的景象。七年的期待與焦慮，終於完全消逝了。人們重展欣喜的歡笑。

約瑟每日帶著官員，四處巡視，糧食是多麼珍貴，今年豐收，應作妥善的處理。配給的制度行將取消，糧庫仍有存底，麥秋後必會有盛大的慶祝，會有膜拜偶像的舉動。約瑟爲避免這樣迷信的慶典，來歌珊地更加勤快。他貴爲首相，似乎不可避免參予的事，但朝廷中都知道他的信仰，大家都心照不宣。

那天正是月朔，在歌珊地有獻祭的盛舉。歌珊地已成爲特區，只有約瑟家的人，有自由保持希伯來的傳統。約瑟就站在父親旁邊，看著燔祭的煙往上升，使他回想幼小時在迦南地的情景。現在他們爲著大麥的豐收而向神獻祭感恩。在祭壇上堆滿燔祭，又擺上平安祭與素

祭。獻祭的焦味帶著那種馨香，是他許久未嗅聞的了。

便雅憫熟練地將平安祭牲取下，將祭肉切塊分給哥哥們，他們都分頭在爐上烤。約瑟歡欣地走來走去，與兄弟們閒談。不久大家都需坐下，由雅各舉手祝謝。

「約瑟，你過來，站在我的旁邊，我要你看看我們全家上下三代。五年來，你又多了幾個姪子。神實在祝福我們。」雅各叮囑著。

「你與兄弟們一同歡笑、喫祭肉。但是飯後你就走嗎？」他問著約瑟。

「爸爸，我還沒有陪您，怎會那麼快就走呢？最早是明天上午走。我已經交待侍從人員了。亞西納與兩個孩子這次不能來，等爸爸大壽的日子一定來拜壽。」

「那就好，今晚我們可以談談。怎麼談，好似都談不完。幾十年的話，總不能很快就談完了，哈哈。」

清麗的月夜，白天的炙熱已經消失了。父

子倆在戶外坐著，享受一番清涼與寧靜。他們兩個人都浸淫在無限的回憶中。

「爸爸！」還是約瑟先打破這沈默。

「唔。」

「爸爸，您以前在帳蓬邊所講的話，我都記得。您在伯特利的經歷，是我幾年在苦難中的力量。在我最痛苦的時候，想到您的話，我就記得禱告。一禱告，心中就又剛強起來，使我總不放棄。」

「這眞是說不出的感受，我每在想念著你，好似想念著你媽媽，知道有一天會在天上與你們相見。但是對你，與對你媽媽不同。我看著她閉上眼睛離世的，你卻是我沒有看見，總覺得你還在世上。原來我們在禱告時眞正十分相近。我現在才算明白了。」

「哥哥們怎麼樣？他們對待小弟好嗎？」

「他們很好。這次饑荒的苦難，以及兩次糴糧的情況，他們可完全改變了……說起來，怪我不好，我有偏心，他們從小教養不好，才會使你受那麼多苦。你媽媽在世時，與你姨媽間也有很多問題，家庭環境實在太複雜了。」

「但是神能將人的錯誤作爲祂祝福的途徑。所以我們現在沒有遺憾。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回想我的患難，是因罪而導致的。我欺騙父親，只得離家出走；我在家中沒有注意屬靈的事，居留在示劍，結果產生那樣悲劇。神確實管教我，使我受經練。但你沒有犯罪，卻受了那麼多苦，眞使我難以明白。」

「爸爸，這也是恩典的訓練，不然我會驕傲自大，但在苦難中我實在學會了順從，只有完全謙卑。」

「眞的，患難生忍耐。神的意念確高過人的意念。」父親感喟地說。

「神的心意是先帶我來，再帶你們來埃及定居。」約瑟肯定地說。

「我有時仍懷念迦南，這是神應許賜給我們的地。我所親愛的人們，他們的墳墓都在那裏。」

「爸爸，是的，迦南是我們永久的家鄉。但是埃及的居留，卻是神目前對我們的旨意。」

「你的事業都在這裏。」

「但是神不看我的事業，卻眷顧祂的子民。」約瑟強調著說。「爸爸您看，在埃及迷信充斥，怎會是我們家族久居之所呢？他們其實厭惡我們希伯來人牧羊的生涯。法老卻特別寬容，將歌珊地撥給我們，今年旱災已過，牧草豐富，在埃及有羊毛市場，也是國際貿易的一個中心。我們應該愛惜這些機會。我們有特別自由的地區，仍有發展的機會。所以爸爸，我們既來之，則安之。」

「約瑟，你說的話很有道理，我看你的哥哥們也無意再搬動。我看見你，心中已經滿足了，還有甚麼奢求呢？我在那裏過世，我也不計較，只要我的骸骨，你們能運回去葬在祖宗的墳地。」

「爸爸，不要說這些，這幾年安定下來，你的健康好得多了，眞是老當益壯。」看看父親的微笑，他說：「不早了，我們該去睡了。」

月光更明亮地灑滿大地。

秋又深，西北風捲動著落葉，仍是掃不清

凋零的殘餘，陽光顯得更加無力了。今年的菓物收成很豐碩，農人正勤於收藏與整理，準備過冬。在時光的流逝中，生命經過成熟，又逐漸老去。

一早就傳來歌珊地的家訊，父親病重了。他的衰老是必然的，來了埃及轉瞬也已十幾個年頭。剛來的時候，著實有幾年的健壯，心情好，生活舒暢。但究竟上了年紀，確實垂垂老矣。每次，約瑟去看望，看見父親衰老的樣子，心中不能沒有沈重的情懷，相聚的日子都在減少著。這次病了許久，不見好，只在衰弱中。今日的報訊更是病危的徵兆。他摒除一切公務，急忙通知兩個兒子一同去。

途中，父子三人很少交談。兩位青年看著他們父親凝重的神情，也不敢驚動他，還是他打破這沈默。

「我這一生，能有十七年奉養你們的祖父，時間不算長，但也不算短促，不可說再有遺憾。唯一不安的，我不能終日陪伴著他。」

「爸爸，您的孝心，我們都能感受到，成爲我們最好的榜樣，而且也已感動朝廷中的人

們。」瑪拿西說著，又轉向以法蓮說：「弟弟，那天你對我還說到民間對爸爸的敬佩，他們怎麼說？」

「他們對爸爸的德政擁護與感恩，對爸爸的道德，尤其是孝親，欽佩與敬重。」

「這些都是神的恩典，敬畏神是最重要的。」

「信仰是我們所得的最完美的家教。」以法蓮認眞地說。

他們三人直奔老人家的住處，約瑟就俯身在父親的牀邊，把他輕輕地扶著，讓他再躺下。雅各仍勉強著起來。

「約瑟，我不想躺下。坐起來好講話。」他說著，臉上現出一絲笑容。又說：

「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顯現，賜福與我，對我說：『我必使你生養衆多，成爲多民，又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永遠爲業。』」

「爸爸，我記得，神的應許與福分在我們家族，我們遲早都得回去。」約瑟恭敬地說。

「迦南是神賜給我們應許之地。你的曾祖父母與祖父母都葬在那裏。至於我，從巴旦來的時候，你母親拉結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離以法他還有一段路程，我就把她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恆。」

「爸爸，是的，我都記得。」

「我與我祖我父同睡的時候，你要將我帶出埃及，葬在他們所葬的地方。」

「爸爸，我必遵著您的命令而行。以前您曾提過，而且起誓了，我不會忘記。」

「那就好，那就好。」雅各就作勢要躺下去，約瑟就扶他躺好，蓋上被，輕步地走出去。守候在廂房的門口，兩個兒子陪著他。

「讓祖父睡一下，他說話很吃力，精神太疲累。」約瑟低聲地說著。又留心地聽聽裏面的動靜。

「祖父的鼾聲很均衡，他生命力還很強呢！感謝神。」他正說著，突然要走向房內。

「祖父在叫我，我們一起進去。」

「約…瑟…，…約…瑟」

「爸爸，我在。」

「約瑟，我在那裏？」

「您與全家的人都在一起，在歌珊地。」

「記得，我要回去，回迦南地。」

「是，是。爸爸。」

「這是誰？」雅各昏花的眼已經看不清楚，望著這兩個青年。

「爸爸，這是神在這裏賜給我的兒子。」

「我未到埃及見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蓮和瑪拿西，這兩個兒子是我的，正如流便和西緬是我的一樣……領他們到我眼前，我要給他們祝福。」

約瑟拉著他們兩個，以法蓮在他右手裏，對著祖父的左手，瑪拿西在他的左手，對著祖父的右手。但是雅各將右手按在以法蓮的頭上，剪搭過左手按在瑪拿西頭上。

「爸爸，這是長子，求您將右手按在他頭上。」他說著，提他父親的右手，又將瑪拿西拉到前邊。

「我知道，我兒，我知道。他也必成爲大

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將來比他還大；他兄弟的後裔要成爲多族。」

雅各用力地舉起手來祝福：

「願我祖亞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就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贖我脫離一切患難的那使者，賜福與這兩個童子，願他們歸在我的名下和我祖亞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願他們在世界中生養衆多，阿們。」

他放下手來，問道：

「約瑟，現在是甚麼時分？」

「爸爸，這是正午。」

「你們去喫飯，讓我睡一下，下午你們再來，全家的人都來聚集，我好把你們日後必遇的事告訴你們。」

下午，有點起風，隨後密雲帶來一些雨點。

十二個兒子與兩個孫子圍著雅各的牀邊。他說：

「以法蓮與瑪拿西過來。」他們兩個就跪在牀邊。

「你們記得我祝福的話嗎？」

「爺爺，我們記得。」

「我以前曾經說過，我寄居在世的日子又少又苦。少，卻不會少到不夠時間，體會神的看顧與恩惠。神是信實的，對你們的祖先一直到祖父，祂是一生牧養我直到今日的神。我的人生雖然多有苦楚，但是神是救贖主，救贖我脫離患難，而且是一切患難。」

他的頭輕微地轉動一下，又說：「關於我豫言將來的事，以前我已經說過，現在你們要聚集而聽，要聽你們父親以色列的話，我再爲你們祝福：「以色列人要指著你們祝福說：『願神使你如以法蓮、瑪拿西一樣。』」

「約瑟，你過來，我要死了……但神必與你們同在，領你們回到你們列祖之地，並且我從前用弓用刀，從亞摩利人手下奪的那塊地，我都賜給你，使你比衆弟兄多得一分。」

在這嚴肅的片刻，靜默中一切都止息了。

「你們看，我的眼睛看不見，爲甚麼有那麼強烈的光？」老人家的話帶著驚喜的口吻。

他們不約而同地向窗外望出去。雨已經停

了，一道彩虹跨越大地。

「爸爸，是彩虹！」幾個人的聲音異口同聲地驚呼。

「甚麼顏色？特別亮！」

「爺爺，好多種顏色，紅的、藍的、黃的、綠的、紫的，太美了！很光耀。」

「是的，很光耀。我們的祖先挪亞，當他敬拜神的時候，看見彩雲，聽見神的應許，這是立約的記號。神給你們的應許也是多采多姿的……」

他再勉強要起身，悠悠地說：

「流便，扶我起來。猶大，扶著我，跪在牀邊……約瑟，把牀邊的杖交給我……」他們都照著做了。

「我要扶著杖頭敬拜神！」雅各的頭即刻垂落在牀邊。」

這三個人輕輕地抱著老人家的身子，兩個孫子抬著他的脚，放在牀上，他們的淚眼望著他安詳的臉龐，他含著微笑熟睡。

大家無言地走到室外，炯爛的夕陽正輕撫著山頭。

旭日初升，在斜峭的春寒中，盛大的出殯行列開始出發了。自雅各辭世，幾乎有三個月的時間，埃及地最大的殯儀的事一直在進行著。雅各的遺體用香料薰炙，足有四十天，全國舉哀共有七十天，一切都是照著埃及的習俗，只是避免異教的迷信。希伯來人的喪事那裏有那麼複雜，但約瑟的身分，以致這成爲國殤了。

約瑟在服喪期間，就不能晉謁法老王，所以只好間接的報告王，求王的准許，出殯到迦南，再行葬禮。法老完全核准，並派文武百官參予送殯，所以在籌備中也是大事舖張。

全家除婦人孩子及牲畜留在歌珊地，都得參加，可見行列之大，沿途所需的一切也都準備妥善。太陽一出就起程。

在車上，約瑟偕同以法蓮、瑪拿西，以及其他兄弟們，尾隨著雅各的遺體，行行重行行，走不盡的曠野路，他們過了尼羅河，在紅海畔行了許久，才到迦南的邊界。他們略事休息，

再從濱海平原向東，過約但河，穿過約但河的叢林，目的地是約但河外的亞達禾場。

約瑟含著眼淚，回憶著多年前那一次傷心之旅。以一個奴僕之卑，與牲畜一樣受著主人的叱喝，身體的疲憊，心靈的憂苦，思家的劇痛，面向著黯淡的前程，但是這次卻以不同的方向前進著。

在安排旅程中，他蓄意要經過伯利恆與伯特利。在那麼大的行列裏，他不便脫隊。但囑咐他們在這兩處稍停。他特意下車，在伯利恆祭悼慈母，在伯特利想念父親少年與中年兩次不同的經歷。

在過約但河前，雅博渡口處，他也下令稍停。在那裏，他喃喃說著：「爸爸，您不是將這地取名爲毗努伊勒？您那次看見神，那有現在這樣眞切，您此刻正是面對面看見神。」他轉過身來，對兩個兒子說：「你們祖父的名字，以色列，是神爲他改的名，意思是『王子』，我們以色列家，是王子的家。」

那天早晨，又在旭日初升的時刻，在亞達禾場舉行喪禮。在那裏有極大號咷痛哭的聲音，許多迦南的居民都來觀望，以爲那是埃及人的喪殯，並給那地命名爲亞伯麥西。最後的葬禮在幔利前的麥比拉田間的洞裏。他們都搭起帳蓬，舉哀七日，約瑟與衆兄弟都有七日的哀哭。他就叮囑官員們大部回埃及，只留下少數官員與侍從。

第八天清早，天剛破曉。他就與便雅憫兩家一起，到伯利恆母親墳地去，徘徊良久。

便雅憫流著淚說：「爲了生我，母親付上生命的代價。」他在那碑柱面前，低著頭在追思。

約瑟過來，輕撫他的肩說：「但是母親的儀態與睿智卻遺傳給我們，在我們體內流著母親的血！」說著就對幾個青年說：來爲祖母的墳地清理一下，周圍的雜草太多了，那石柱快被湮沒了。祖母的遺體也應早日移至那祖墳，與祖父葬在一起才好。」

他們再回到帳蓬，已經是下午了。不久天快黑，是晚飯的時候。這是大家庭在一起的機

會，沒有歡笑，卻有談話，而話題仍在老人家身上。回想他一生都蒙神恩惠，就有無限的安慰。

約瑟很有倦意，正想提早睡覺，便雅憫來找他。

「哥哥，十個哥哥想現在來找你，與你商量我們歸去埃及的日期。」

「好呀，請他們來！」

兄弟們隨即擁入帳蓬，顯得十分熱鬧。

「約瑟，如果婦人與孩子在這裏，我們眞是不想回埃及了。」

「說的也是。迦南是我們眞正的家鄉，是神賜給我們以色列家的，是神應許給我們列祖的。以後我們總得回來。」約瑟點著頭說。

這時，大哥流便就靠近約瑟說：「父親還在的時候，曾吩咐我們，要我們好好向你認罪，現在求你饒恕你父親神之僕人的過犯。」

哥哥們都來俯伏在他面前說：「我們是你的僕人。」

約瑟哭了，他的全身抽動著，這些天，他哀哭了很多，但是現在爲著悼念父親以外，再加上手足的情愛。他用力把他們都扶起來說：

「我是你們的兄弟，我已忘記過去一切的苦楚，不再恨惡，決不報復，你們千萬不要多慮，不要害怕，我豈能代替神呢？」他哭泣著，中斷了他們要說的話。

然後，他微笑地抬起頭來，溫和地說：「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必養活你們，和你們的家人。」他就把他們擁抱在一起，大家都默默地流淚。

「哥哥，我們甚麼時候回埃及？」便雅憫問道。

「後天一早，免得她們在埃及惦念我們。」約瑟大聲說。

暮春的正午，天空一片湛藍，陽光非常亮麗，在歌珊地到處都充滿著生氣，以色列家的人都勤奮地工作。他們在神的恩澤下，十分繁

盛。他們自行保持著希伯來宗教的傳統，仍固執地守著那種簡樸的生活方式，在埃及，好似在迦南一樣。

約瑟確在衰老中，每天，他仍要在戶外散步，看著兒孫輩生活的實況。他退休好久了，退休之後，就遷到歌珊地。埃及王朝的更迭變遷，他也逐漸被遺忘了，尤其他是希伯來人。更何況希克索（Hyksos）王朝的沒落，正統的埃及人極力倡導民族主義，對希伯來人的種族偏見在發展中。

自從遷來歌珊地不久，隨著他的愛妻亞西納離世，一切埃及文化的意味也消逝了，他不想兒子在外工作，更不在政界活躍。他們隨著他回到歌珊，與伯叔及堂兄弟一同工作與生活，更加希伯來化。

這位落寞的老人並不自憐，他總是在神面前感恩，虔敬與知足。時光的飛逝，使他目不暇給。父親離世好似還在昨日，但轉瞬之間，差不多另一個甲子。

他躑躅在麥田，手掐著飽滿的麥穗，生命總是那麼充實。那低重的穗子不是正表徵著他

人生的實情。不久必隨著而落地了嗎？沒有嘆息，只有豐收的滿足。他走了一會，脚力不夠，就在一塊石頭上坐下。他也實在已經疲倦了，很快地打起盹來，他好似聽見有聲音在叫他：

「爸爸，爸爸，您在這裏曬太陽？」

「哦！」他睜開眼看一下，接著說：「以法蓮，你現在怎麼有閒？」

「爸爸，我特別抽空來看望您，也來向您報告，孫媳婦今日生了一個男嬰。」

「哦！你的姪孫瑪吉，也得了一個男嬰。」約瑟微笑地說：

「我們以色列家，人丁興旺。」

「這都是神的恩典。我這一生飽享神無限的福分，不久也要回到列祖那裏去。」

「不，爸爸，您才一百一十歲，祖父來埃及，已一百三十歲，他也又活了十七年，所以您至少還有幾十年的壽命呢！」

「呵呵！」約瑟莞爾地說：「我倒不希望活得那麼長，只盼望你們都敬畏神，而且回到應許地。」

春夜苦短，但今晚卻很冗長。

在柔和的燈光下，約瑟安詳地躺著，以法蓮輕輕用毛巾擦著父親額上的冷汗。瑪拿西低聲地呼喊：

「爸爸，您口乾不乾，讓我滴一點水，好嗎？」

「也好。」約瑟微弱地說：「他們來了嗎？」

「都在外面等著。」

「請他們都進來。」

他們都無言地走進來。約瑟巡視了一周，勉強起來，以法蓮即刻扶持著他。他輕輕地說：

「我快要離世了。想見你們最後一面。」說著振作一下。「父親離開時曾說過：以法蓮與瑪拿西這兩個兒子是他的，所以他們應列爲兩個支派。」他就轉向利未那家的人，對他們說：「你這支派將來是獨特的，因爲以色列家敬拜的生活由你們來領導，所以不要像父親所說的，再與西緬常帶刀劍凶暴了。」

他越說越精神，對猶大的兒孫說：「你們的祖父、曾祖父說過，猶大是小獅子，他雖然

已經過世，但是主必不離猶大家，直等細羅—平安來到，萬民都必歸順。」

「叔叔，我們猶大家會蒙福，但是約瑟家也在神奇妙的計劃中。祖父曾說，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以色列全家還需人丁興旺，影響久遠。」

約瑟點了一下頭，一抹微笑現在面頰上。然後說：「以法蓮、瑪拿西，你們總要好自爲之，不要辜負祖父與我的期望。」

他靜默了片刻，又說話了，顯然再加上努力：「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神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你們都在這裏，我要以色列的子孫起誓，將來你們回迦南地，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裏搬上去。」

他將手臂向上伸一下，是祝福的姿勢，或是指迦南美地，也許指天上。他就輕輕地向後仰，瑪拿西就扶著他躺下。

約瑟的嘴蠕動著，但沒有人聽見他在說甚麼，也許在感恩禱告，或者還有說不盡的話。

「現在甚麼時辰？怎麼那麼亮？」他突然說出聲來。

「爸爸，是的，天快要亮了。」

「天還沒有亮，但對我，好似正午那樣亮麗。這是你們祖父臨走的經驗……我也該走了，有歌聲，越來越近……感謝主！」

他的眼睛完全閤上，好似在安詳的甜睡中。

那時，晨曦剛剛微現。不久，旭日必將東升。

跋

那夜，以色列的歷史展開新的一頁，他們雄糾糾氣昂昂地離開埃及爲奴之地。摩西領以色列人從疏割起行，在以倘安營。神的火柱正照耀著他們，最明亮的角落，是約瑟的骸骨，棺木已經很舊了，卻在他們心裏發出異彩。他們興奮地帶著走，爲實現三百多年前對約瑟的諾言。

那天，摩西的遺囑，特別要約書亞注意的，進入迦南時，必須將約瑟的骸骨帶去。

那時，約書亞離世了，以色列人必須完成約書亞遺留的話，將約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劍，就是在雅各從前用一百塊銀子向示劍的父親哈抹的子孫所買的那塊地裏。這就作了約瑟子孫的產業。

那一片刻，在示劍的雅各井邊，又一位「約瑟」，他是木匠約瑟的兒子。不！祂是神子，向著那裏當地的女子傳道。以後，祂被賣、被害，好像祖宗約瑟一樣，祂甚至死了，卻從墳墓裏

出來，祂的復活是在晨曦的時刻，成爲公義的日頭，從東方普照全地。

卷下

前　言　129
壹、情節分析　132
貳、人物素描　142
叁、文體特性　161
肆、神學概要　172
伍、靈訓精華　179

卷下 綜論

——約瑟傳略

前　言

約瑟生平的史實，記載在創世記三十七至五十章，向為經學家所注意，有長久研究的經過。傳統的解經，認為這是族長的實事，評鑑的解經，將整段的敘述分為若干底本，資料之來源不一。近年的解經多認為是完整的，却以體裁為主要的課題，或為小說，或為稗史，或為勵志（智慧）文學。但大致看這些敘述是口傳的，而非寫作的，寫作是以後憑口傳之資料。第三十八章為加插的，四十九章似有同樣的性質。大多以祭司型的信息為主，尤其以四十六章起，更有濃厚的祭司意味，如家譜（四十六章8至27節）、雅各的祝福語（四十七章5至10節）。有關雅各的軼事，溶合在約瑟行誼，重點在家族的歷史。至於在這前面的兩大段，即三十九至四十一章以及四十二至四十五章，才稱為純粹的約瑟傳略。

在以色列的信仰理念中，耶和華為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們特蒙神的

應許，卻並不包括約瑟，他究竟不能與先祖相提並論。舊約其他經文提及他的，只在詩篇一〇五篇。其外在次經（即在舊約與新約之間的時代），也有三處提及：便西拉書四十九章15節；瑪可比壹書二章53節；智慧書十章13節起。在新約裏，使徒行傳七章9至16節，所追溯以色列民族的歷史，提到約瑟。希伯來書十一章信心偉人的英雄譜中，也以約瑟為楷模。約瑟為道德的典範，為歷代教會所重視的。

自早期的教父至十九世紀的教會，強調約瑟為基督的預表，預表主的生與死，似乎不再注意約瑟的族長身分以及他在希伯來歷史中的地位。

在猶太的宗教思想中，設法將約瑟的妻子亞西納描繪為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她原為埃及異教祭司的女兒，卻因約瑟的虔誠而皈依真神。對日後猶太人散居各地，給予一種宣教的精神。

這些不同之研究與應用，引起各種的爭辯，卻無法獲得正確的結論。但是對約瑟生平，確可用不同途徑來解析，以求實際的意義與教

訓，仍是讀者不可忽略的。因此，綜合的研究與論述，統稱之為綜論。

壹、情節分析

約瑟傳略是希伯來文學的傑作，以故事的體裁，曲折敍述。每一段的情節描繪之後，以最簡單的方式或語句，轉接到另一情節，於是好像一串珍珠似的連接起來，環環十分緊湊，成爲完整的項鍊，光耀奪目。

約瑟生平從他家庭的環境說起（三十七章1至4節）。由於父親偏愛，異母兄弟之間的嫉妒，十足反映其中的矛盾。這矛盾就引入眞正的衝突，而導致悲劇（三十七章5至36節），約瑟過分天眞，將夢說出來，使弟兄們對他更爲憎惡。父親差他去曠野找哥哥，給他們行惡的機會。彩衣成爲矛盾的中心，所以當約瑟被丟在坑中，又被賣掉，他們將彩衣染了血，帶回家去，父親竟信以爲眞，爲喪子而哀慟。

其實約瑟仍然活著，到埃及，在波提乏家中爲奴僕。這十餘年，由波提乏家至監牢，由牢獄至法老宮廷，成爲一個很長的插曲（三十八至四十一章）

雅各家來埃及羅糧，約瑟認出他們弟兄來。爲著試驗他們是否嫉恨異母兄弟，堅持將小弟帶來（四十二至四十四章），兄弟相認在四十五章1至15節。自四十五章16節至五十章21節，敍述家庭大團圓。五十章22至26節爲結語。

插曲（三十七至四十一章）

在約瑟傳略中（三十七至五十章），爲甚麼中間加插一段猶大與他瑪的事（三十八章）？

首先，三十七章敍述約瑟被弟兄陷害，被賣至埃及，在護衛長波提乏家中，這會是一個階段。在三十七章約瑟的遭遇急轉直下，一切發生的似乎過分迅速。在此也應有一個間隔，一個插曲（Interlude）。可見是作者有意設計的。

若細察三十八章的內容，就不否認這段插曲與約瑟傳略有關，不僅因爲猶大是約瑟的哥哥，更因這段事蹟的內容，說明一項道德的原則，欺騙者必被騙，任何道德的錯誤必被糾正，失調的最後必得和諧。

在希伯來家庭的傳統，哥哥亡故，沒有留

後，弟弟應盡本分，與嫂子結合生子，作爲哥哥的後代，爲他留名。猶大長子珥死後，俄南與嫂嫂他瑪同居的時候，不爲哥哥留後，耶和華就叫他死了。猶大怕第三子示拉也死，就欺哄他瑪，要她回父家守寡，等示拉長大，其實這是欺騙的手段，想不了了之。

他瑪知道示拉長大，並沒有來娶嫂子。她就故意扮作妓女，猶大與她同房，不知道她是兒婦，她取了當頭作爲憑據。猶大原欺騙她，現在反而受她的欺騙，以致不得不承認：「她比我更有義。」（三十八章26節）

這種道德的規範，是現代心理很難了解的，卻是古代社會的傳統，家庭的和諧，是在於誠實與相愛。雅各欺騙父親，奪取父親爲長子所留的祝福與產權。結果他被欺騙，在婚姻上（二十九章25節）；在工作上（三十一章41節）。雅各的兒子賣掉約瑟，欺騙父親，以帶血的彩衣給他看，好似說明約瑟已被野獸撕裂。但是弟兄們的欺騙，終於受約瑟的懲治與試驗。在這一切的情節中，結果仍有神的恩惠。雅各蒙福，甚爲富足。兒子與約瑟和好，家庭

再有團聚與和美，只是雅各受其他兒子所騙，受了多年的苦楚，晚年才享厚福。

約瑟從波提乏的家，經過監獄，又登上法老宮廷中的高位，也可說是另一個插曲（三十九至四十一章），他經歷著種種的試探與磨練，在人生的經驗中，逐漸學習老練與穩健。他的遭遇好似起伏的山脊。低谷在他初作奴僕那時的低微。高地在他被主人重視來管理家務。由於他拒絕女主人的誘惑，受誣告，被囚禁，又陷於低谷。在監內受司獄看重，擔任勤務，又逐漸升高。爲酒政解夢之後，在高地一段時間，似乎又低落下去。結果應法老召見，居然被委爲宰相，直達高峰。從此高山白雲，一片美景。

在這插曲之後，約瑟的弟兄就出現在他面前。

進展（四十二至四十四章）

在這十幾年來，約瑟有極大的改變，但是雅各家沒有甚麼改變。他們十個兄弟來買糧，向埃及宰相約瑟說：「僕人們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個人的兒子，頂小的現今在父

親那裏，有一個沒有了。」（四十二章13節）這個家庭仍是一樣，幼子正如昔日約瑟一樣，只在父親身邊。十個兒子負責家庭的生計——牧羊生涯，以及此次受父親催促來買糧。「有一個沒有了。」他們說不出他到底是否仍存活著。「沒有」不一定指亡故，或者是失蹤，不知下落；或者是遺忘，不再關切。這用詞似有諷刺的內涵。但是他們這樣說，原是爲表白他們並非奸細，約瑟當然知道他們不是奸細，讀者也明白，因爲作者的敍述十分清楚。

約瑟的設計，使他們三日的囚禁，給予他們反省的機會，才會彼此承認：「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四十二章21節）他們記得將約瑟賣給米甸人，而米甸人是去埃及的。埃及使他們特別聯想陷害約瑟的惡行，如果沒有那個不知名的人，在示劍郊野向約瑟指示多坍的路，那些都不會發生了。

他堅持他們帶小弟來，並留拘西緬爲人質，他們很難明白，只是這次回家，兄弟少了一個，正好似多年前，從多坍回來，也少了一

個兄弟約瑟，父親的悲苦是可想像的，他氣忿地說：「你們使我喪失我的兒子：約瑟沒有了；西緬也沒有了，你們又將便雅憫帶去，這些事都歸到我身上了。」（四十二章36節）其實雅各不會知道，便雅憫去了，西緬得以自由，連約瑟也找着了，一個都沒有喪失。

他們第二次的旅程卻完全在意料之外。第一次被埃及宰相控告。這次再去，帶著在糧袋中的銀子，必更受審問，但卻與宰相一同宴樂，那人也不再盤問，他們絕未想到，都是因爲便雅憫的緣故。其實眞正的焦點在便雅憫，所以要從他的糧袋裏搜出銀杯，要他擔罪，這才引起哥哥們的驚惶與憂苦。

這是悲劇的極點，以物極必反的原理，即刻有一轉機（A tragic reversal），以後兄弟相認，以喜劇收場。提到喜劇，並非一般的觀念，以爲喜劇就是笑劇，喜劇原意爲令人感奮的結局，是大團圓的形式，即使沒有團圓，至少也有十分歡樂的場合，有時似乎有諷刺的語氣，暴露人性的弱點。從這樣的說法，可以看到約瑟傳略之中，確有這樣的成分，尤其描寫約瑟

的兄弟中所表露的情懷，相認時他們驚惶的神情。他們回家稟告父親，說是約瑟還在，雅各無法相信，都帶給讀者或觀衆興奮與欣喜。

高峰（四十五章1至15節）

這是最有關鍵性的敍述，也是最生動的描繪，令人感動的流淚，與約瑟同哭。想到他多年來的艱苦、委曲、孤單，他的痛楚好似河岸的決堤，一發幾乎無法收拾。但是他們一同哀哭，實在有治療的功能。

在前一章（四十四章），猶大向埃及宰相（約瑟）求情，他的請求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拒絕，猶大的話已經說盡了，如果眞是留下便雅憫，他們無法向父親交代，而「父親必死」（四十四章22節）。如果留下全部兄弟、糧食不能帶回去，雅各家就不能存活。這二者都不是約瑟所願意的。雅各爲了偏愛約瑟，已經受夠了苦，現在又偏愛便雅憫，後果是怎樣的呢？事實上，猶大爲便雅憫請命，不必由約瑟來答復。約瑟想知道的，兄弟們是否眞正有了改變。他們是否對異母兄弟仍存偏見？看來答案是否

定的。他們現在眞正關念父親，保護小弟，約瑟不必再裝假下去，應該表露他的眞相。

兄弟們的改變，卻與約瑟仍有距離，那二者之間，他與兄弟的鴻溝，有甚麼橋樑可以支撐起來？只有他暗自的痛苦，使他走近他們。四十二章24節約瑟聽他們的懺悔而哭。四十三章30節看到同母的兄弟，自幼沒有母親又失去同母的兄長，於是愛弟之情發動而哭。第三次聽了猶大的哀求，無法再忍，又放聲大哭（四十五章2節）。所有的距離都除去了。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是約瑟，我的父親還在嗎？」他終於顯露他自己，自然引起他們的驚惶，但是問起他的父親，是有十分複雜的成分，猶大既一直強調父親的憂心，而且從他們第一次來買糧，已經表明父親健全的消息，難道他還不相信，怕他們不說眞話來嗎？現在他已經不再懷疑，看見他們的驚懼與猶豫，將一切都說明了，他就請他們近前來。兄弟們就近前來，只聽他說，他們卻不發一言，在緘默中。一直等他們一同擁抱哀哭之後，他弟兄們就和他說話（四十五章15節）。這是眞正

的和好，傷痕在痊癒，家庭的和諧在進展中。

結局（四十五章16節至五十章22節）

結局的開始，是迎父親與全家來埃及。這是神的旨意，因爲雅各曾在夜間的異象中聽見神的聲音，重申向列祖的應許，在埃及必成爲大族。有耶和華應許的家族，現在走上合一與和好的道路上。這一家族是整體的，只有大團圓才可整合。

他們全家得以安居，是約瑟舖的路，也因他的功蹟，使埃及才有持久的安定。約瑟的德政（四十七章20至26節），使埃及在安定中求繁榮。糧食的處理，不僅使埃及免於飢荒時的匱乏，也救了鄰邦的人民，甚至包括迦南地和在該處的大家庭。

雅各最後信心的行爲（四十八章），他以爲失去了心愛的兒子，現在竟爲這兒子的兒子祝福。以法蓮與瑪拿西雖生在埃及，仍稱爲迦南地希伯來族長的合法繼承人。

許多的轉變似乎都是相反的，不僅在約瑟

的經歷，也在他的子孫，長子瑪拿西反成爲次要的，因爲以法蓮稱爲長子，若是這樣計算是出於神，神的意念確高過人的意念。

結語在（五十章22至26節），約瑟與大家庭仍住在埃及，以後仍舊轉變，再回到迦南。約瑟看見以法蓮的第三代子孫。五代同堂是耶和華的福分。但是約瑟信心的眼睛仍遙望著迦南，因爲那才是神應許之地。雅各殯葬在迦南，約瑟深信神必定看顧全家，「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裏搬上去。」

約瑟傳略成爲以色列全家出埃及的先聲。

貳、人物素描

在約瑟傳略裏，描述的重心在一個家庭的軼事。家庭的分子是主要的角色。特別提出的有約瑟、雅各、流便及猶大，其中不乏性格的特寫，描述得淋漓盡致。其他提說的，只爲敍述場合的背景，並未加形容，以下分爲三種：㈠背景人物；㈡陪襯人物；㈢主要人物。

背景人物

在戲劇裏，必有若干人物，是爲場合的需要，如傳信者、衛士、軍兵、官長、傭僕等。沒有他們，劇情會顯得單調，且不連貫，但他們隨時都會隱入背景，不爲觀衆注意。

在約瑟傳略裏，約瑟遵父命去尋找兄弟時，途中遇見的人與他談話與指路（創世記三十七章15至17節）。以實瑪利人與米甸的商人（三十七章25至28節36節；三十九章1節），波提乏家中的僕人（三十九章11至14節），埃及的司獄（三十九章21節至四十章4節），法老宮殿

中的衛士與術士（四十一章8節）。約瑟的侍從（四十二章23節；四十三章32節；四十五章1節）、約瑟的埃及妻子（四十一章45節），他的兒子（四十一章50至52節）。這些都只是背景的人物。茲逐一分析。

當約瑟在赴示劍的路上遇見的人，告訴他那些希伯來人往多坍去。兄弟們爲甚麼不在示劍呢？爲牧草到多坍嗎？還是認爲示劍地方不安寧（參考創世記三十四章）？但這樣一來，使約瑟不能立即見到兄弟們，敍述似遲延一下，使讀者不能立即知道他們惡待約瑟。雅各應該知道幾個兒子對約瑟不友善，甚至妒恨，他這樣差約瑟去見他們，又怎麼能放心得下呢？這些在記述中都沒有交代清楚。但注意力是從父親的寵愛，轉向兄弟的憎恨，情形只有惡化。

波提乏家中的僕人，時隱時現，成爲約瑟受試探的背景。波提乏的妻子，乘著家中沒有人在屋裏，就誘惑約瑟。但她惱羞成怒的時候，她又可以叫到家裏的人來，爲聽信她的謊言。這是約瑟第二次遭受陷害的背景。

約瑟在獄中，得著獄長的信任，他被安排

去服侍膳長與酒政，約瑟爲他們解夢，才會引起酒政向法老王提議找約瑟解夢。另外的背景人物是衛士、術士們，他們無法爲法老解夢，才促使酒政向王進言。約瑟在神施恩之下，一步步從牢獄走向王宮。這些背景的說明，就成爲重要的情節。約瑟的智慧，正如但以理一樣（但以理書二章），因此走上權勢的地位。

妻子與兒子成爲背景人物，因爲這是約瑟在埃及的處境。約瑟完全投身在埃及的政治與社會的環境之內。

還有一位背景人物，是便雅憫。在傳記中首次提到的，是雅各沒有打發他和哥哥們同去，恐怕他遭害（四十二章4節），兄弟們在報告中說，「頂小的現今在我們的父親那裏。」（四十二章13節）這是引起約瑟驚異與關切。約瑟就堅持第二次糴糧，必須帶小弟來。這是父親雅各與哥哥們最爲難的事。便雅憫的出現，成爲集中的焦點，便雅憫的食物比別人多五倍，以後又在他的糧袋中搜出銀杯，成爲竊犯，但是他究竟只爲背景人物，所以聽不見他自己的辯護，只有哥哥們的求情。

陪襯人物

在約瑟傳略中，陪襯人物是波提乏與他的妻子；酒政與膳長；法老王；以及約瑟的家宰，他們都反映不同的性格，屬於不同的類型。

波提乏代表一種粗心的丈夫，他只管做他的事，在辦事及處理上，無論怎樣幹練，卻不注意他淫蕩的妻子，他的個性，好似亞比該的丈夫拿八，只是亞比該與波提乏的妻子完全相反，她十分賢淑端莊，但她們倆人對待丈夫的粗暴不同，亞比該的溫和，正與波提乏妻子相反。這兩個丈夫都十分矛盾，經不起別人說話的煽動（撒母耳記上二十五章10、11節）。波提乏經不起妻子幾句誣告的話，即刻遷怒於約瑟。他的怒氣只將約瑟下在監裏，卻沒有處他死刑。這樣，約瑟仍可有出獄的一日。

酒政與膳長，是另外的陪襯人物，由於他們的夢得著約瑟的解釋，就成爲約瑟的轉捩點。他們二人同時各作一夢，而兩個夢都有象徵，也有「三天」的過程。他們的夢無疑比約瑟的兩個夢（三十七章）複雜得多。他們所代

表的性格，是自私又只以自我爲中心的。當膳長聽見約瑟爲酒政解夢解得那麼好，他自以爲也有同樣的解釋。在四十章16節可譯爲「……我也有一個夢……」結果他大失所望，以後果然應驗了。酒政呢？他出獄之後，卻不記念約瑟，竟忘了他。

法老王不僅有權勢，也有仁慈。他肯接受約瑟解夢後的建議，而且也能用約瑟執政，似乎不考慮約瑟的出身與現狀。以後知道約瑟的兄弟來購糧，更歡迎他們全家來埃及定居。但是他代表的，也是有人性的脆弱。他無論有多大的權勢，仍無法控制天災，拗不過神的旨意。他作了夢心中不安。在夢中看見乾瘦的牛，喫了肥母牛之後，卻看不出是喫了，那醜陋的樣子仍舊與先前一樣。他不能明白這夢的意義，但至少意識夢的內容是凶多吉少的，他一定有一種無可言狀的無奈，但是約瑟卻兩次提到神，是他作信心的見證。「這不在乎我，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四十一章16節）「法老的夢乃是一個，神已將所要作的事情指示法老了。」（25節）

最後，家宰是重要的陪襯人物，他代表的性格是忠信，完全秉承主人約瑟的意旨行事，在對待約瑟的兄弟時，十分得體。約瑟的兄弟不能直接對埃及的宰相說話，就向家宰稟明，而且尊他爲「主」。他們發現銀子在糧袋，感到恐懼與罪懲，特別向家宰認出，但家宰回答的話只是安慰與保證：「你們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們的神和你們父親的神賜給你們財寶在你們的口袋裏……」（四十三章23節）。當他們在途中，家宰追上來，搜查他們的糧袋。當他們極力否認偷竊的事，他卻故意以嚴厲的話對他們說，說他們以惡報善，並且表示公平罰惡的原則：「在誰那裏搜出來，誰就作我的奴僕，其餘的都沒有罪。」（四十四章10節）在便雅憫糧袋中搜出銀杯，他們就撕裂衣服，有極度的悲哀。家宰卻完全知道主人的用意，這銀杯還是他遵照主人的吩咐，將銀杯放在最少的那個糧袋中。他在執行任務時，也許不明白主人眞正的目的，以後當然明白了，而且深體主人仁慈而且智慧的心。

可見這些陪襯人物，都將劇情更加生動與

特出。

主要人物

在傳略中，主要人物都在雅各家。

㈠雅各　雅各的性格在約瑟的生平中，有極大的轉變。約瑟失蹤以後一切受苦的經歷，他並沒有看見，但他爲約瑟而哀痛，多年的苦楚，使他原來容易衝動的性情，變得穩健。

他偏愛約瑟，又爲約瑟作了一件彩衣，並不考慮其他兒子的反應。他們由嫉妒至恨惡，是他的錯誤所鑄成的。當約瑟將夢告訴他與哥哥們，他就立即責備約瑟，但他給予解釋：「你作的這是甚麼夢！難道我和你母親、你弟兄果然要來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嗎？」（三十七章10節）他一解釋，就更引起約瑟哥哥的嫉恨，他把約瑟的話存在心裏，他必重視夢的提示。

約瑟將他哥哥們的惡行，報給他聽，這是因爲他愛約瑟，使約瑟沒有保留地將一切告訴他嗎？還是約瑟只是爲討好他，凡事報告，甚至打小報告？或許因爲約瑟的誠實與端正，使他更愛約瑟嗎？在傳略中沒有說明，讀者也不

必任意推測。然而哥哥們對約瑟的妒恨，難道雅各毫不覺察嗎？

雅各(以色列)差約瑟去看看哥哥們平安不平安，但是哥哥們恨約瑟，不與他說平安（「和睦」的原意）的話（三十七章4、14節）。約瑟平時在家，沒有與哥哥們去放羊，是因爲他太年幼呢？還是父親不放心他出去呢？但是這次差他出去，似乎沒有意識約瑟的危險。

雅各再出現的場合，是十分悲哀的。他完全受了兒子們的欺騙。他一看見染著血的彩衣，都不再查詢，只立即承認說：「這是我兒子的外衣。有惡獸把他吃了，約瑟被撕碎了，撕碎了。」（三十七章33節）他在悲哀中可能有自責，因爲他不肯受安慰，且自語道：「我必悲哀着下陰間到我兒子那裏。」（三十七章35節）。

但是雅各始終沒有忘記約瑟，當他知道埃及有糧，他不要兒子們觀望，快下去糴糧。但約瑟的兄弟便雅憫，雅各沒有打發他和哥哥們同去，因爲雅各說：「恐怕他遭害。」（四十二章4節）第二次他們又需去埃及糴糧，雅各不准

他們帶便雅憫：「我的兒子不可與你們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們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們使我白髮蒼蒼、悲悲慘慘的下陰間去了。」（四十二章38節）

在更嚴重的饑荒中，雅各似乎沒有其他選擇。他先是怪責他們：「你們爲甚麼這樣害我，告訴那人你們還有兄弟呢？」（四十三章6節）在最後，他只有仰望神的憐憫：「但願全能的神使你們在那人面前蒙憐憫，釋放你們的那弟兄和便雅憫回來。我若喪了兒子，就喪了吧！」（14節）雅各似常在情緒與理智中衝突，情緒使他捨不得便雅憫，但理智告訴他必須務實，只要想起約瑟，他的情緒又激動起來。他知道他們若不去買糧，在饑荒中不能存活，他也希望「你們的那弟兄」，就是西緬，留在埃及成爲人質，他不能沒有關切，這是理智也加上情感，所以他的憂苦就更加深了，在他極端的矛盾中，信靠全能的神，是他唯一的方向。

另有一個場合，雅各看見十一個兒子平安地帶糧回家，這不僅滿足他的期望，而且還有更好的消息：「約瑟還在，並且作埃及全地的

宰相。」（四十五章26節）雅各第一個反應是不信，他心裏冰涼。而且這對他簡直是太突然，過分的驚奇。但是他聽著兒子們的報導，又看見約瑟打發來接他的車輛，心才甦醒了。現在還不只是驚奇，更有無可言狀的興奮：「罷了！罷了！」在原意爲「太多了」（希伯來原意：rab: much），他實在經受不起。他只有一個願望，就是「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見他一面。」（四十五章28節）

這願望終於達成了。他見到約瑟，沒有像約瑟那麼衝動，只對約瑟說：「我既得見你的面，知道你還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四十六章30節）

雅各顯得更加穩健與均衡，在晉謁法老王時，兩次爲法老祝福，在病床上雖然虛弱，爲約瑟的兒子祝福，而且將這兩個孫子的長幼次序更改，表明他卓越的靈性已臻爐火純青的地步。他強調信心，堅持要安葬在應許之地。

他一直怕死，悲悲慘慘下到陰間（三十七章35節；四十二章38節）。但是他的離世沒有使家庭拆毀，卻因此緊密地連結在一起。他臨

終時，扶著杖頭敬拜神，成爲歷代聖徒的楷模。

㈡兄弟們　在整個的傳略中，約瑟的兄弟們經過極大的轉變，有的是他們自己的話與行動，有的只在敍述裏反映出來。

兄弟們恨約瑟，記在創世記三十七章4、5、8節。他們都嫉妒他（三十七章11節上），圖謀殺害他——這個作夢者（18至20節），將他丟在坑裏（22至23節）。這種嫉恨，先是由於父親的偏愛，並以彩衣使約瑟成爲眼中釘。再由約瑟過分天眞，講述著他的夢。當然他們要害約瑟的動機，是雅各無從知道的，他們在一切事上，要對付約瑟都是因爲憎惡他，對他的敵意，也必隱瞞著雅各。

當他們將約瑟丟在坑裏，可能讓他自生自滅，大概會因凍餓至死，或眞被野獸吞喫，但只是流便想用這種方法救他。但當他們看見以實瑪利人來，想出另一番主意，將情形弄得複雜了。約瑟被賣爲奴僕，帶到埃及去，流便完全在無奈之中，無法挽救，他們編了謊言去欺騙父親，當然無法安慰他。

到埃及去買糧，也許是他們的罪愆而不願

去的。在敍述中並未說明，但卻有父親雅各的催促：「你們爲甚麼彼此觀望呢？我聽見埃及有糧，你們可以下去，從那裏爲我們糴些來，使我們可以存活，不至於死。」（四十二章1、2節）這樣他們才不得不去。

在埃及的宮中，他們遠遠地站在埃及的宰相前，看不清楚。但埃及宰相約瑟，卻一眼認出他們。他們曾稱他爲作夢的（三十七章19節），作夢的卻想起那兩個夢。他就故意嚴厲地對他們說：「你們是奸細……」他們雖細心地解釋與辯護，但恐懼越發增加，下監三天後再被提出審斷，要他們帶小弟來。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他哀求我們的時候，我們見他心裏的愁苦，卻不肯聽，所以這場苦難臨到我們身上。」（四十二章21節）

第二次來糴糧，他們表明清白，歸還銀價，不僅有家宰的保證，甚至得宰相的召宴，他們轉憂爲喜，但這樣的心情沒有多久，因爲在歸途中被家宰追上，又被搜出銀杯在便雅憫的糧袋裏。這次他們眞正陷入悲苦之中，因爲他們顧及父親，也深感責任重大，不能讓小弟淪爲

奴僕，流落異鄉，所以萬分焦急與憂愁。

現在是猶大向埃及宰相求情。流便與猶大兩位兄弟是特出的，流便是長子，而且他一直好意照顧約瑟。當兄弟們要陷害約瑟，他無力阻止。他要他們將約瑟丟在坑裏，他的目的原爲救約瑟，結果卻弄巧成拙，他一走開，他們就把約瑟賣掉。在埃及的宮中，兄弟們在驚懼中自行認罪，流便說，「我豈不對你們說過，不可傷害那孩子嗎？只是你們不肯聽，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們追討。」（四十二章22節）第一次糴糧回去，父親說他們不應該說出還有小弟，流便願意擔代責任，對父親說：「我若不帶他回來交給你，你可以殺我的兩個兒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裏，我必帶他回來交給你。」（四十二章37節）

猶大也敢於負責，而且他更務實際，他對父親說：「你打發童子與我同去，我們就起身下去，好叫我們和你，並我們的婦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於死。我爲他作保；你可以從我手中追討。我若不帶他回來交在你面前，我情願永遠擔罪。我們若沒有耽擱，如今第二次都

回來了。」（四十三章8至10節）當初，提議賣約瑟的是猶大，他是否爲勸阻他們殺害約瑟而出此下策呢？將約瑟賣掉，至少能保全他的性命。但是他一定爲這事自感有罪。這次他必奮力保護小弟，可能有補償的心理。

在猶大向埃及宰相求情時，他的話中充滿了對父親的關念，爲保護小弟，其他兄弟也都是一致的。他們表白說：「神已經查出僕人的罪孽了。」他們願意都作奴僕。猶大現在願意擔罪，求宰相留下他來替這童子作奴僕，免得父親在年老時再也經受不起。他至性的流露，使約瑟忍不住，立即與兄弟相認。

當雅各到埃及地，特別要猶大先去見約瑟，派人引路到歌珊（四十六章28節）。猶大實在是可信任的。

在這十個兄弟中，除了流便與猶大之外，其他只有西緬被提及，因爲第一次他們回去時，西緬留下作人質，是他志願的嗎？在經文中，是約瑟挑選的，特別在他們面前將他捆綁。挑選他，可能是他排行第二，流便一直有愛心，就不受監禁之苦了。當時西緬是二哥，應該說

話阻止別個弟兄的惡謀，也許他有分他們的毒計，他會否是主謀呢？作者完全沒有交代。

父親死了之後，兄弟們打發人去見約瑟，這人是誰呢？應該是其中的一位，他將父親未死以先吩咐的話說出來「你們要對約瑟這樣說：從前你哥哥們惡待你，求你饒恕他們的過犯和罪惡。」他們怕父親死後，約瑟會報復（五十章15節起）。以前他們看見約瑟，彼此說：「你看！那作夢的來了。來吧！我們將他殺了。」（三十七章19、20節）現在他們看見約瑟，卻說：「我們是你的僕人。」他們俯伏在他面前，應驗他的夢。

㈢約瑟　他是中心人物，主角的出現，並沒有太多的道白，卻在許多動作裏，反映了他的性格與思想。

由於他受父親的偏愛，他是否被寵壞了呢？他將夢說出來，是露出他的驕傲呢？還是無知呢？他太年少，太純眞，吃了大虧之後，才懂得人情世故。對於哥哥們的不滿與嫉恨（三十七章3至4節；5、8、11節），他不可能矇然無知。他將哥哥們的惡行，報給他的父親，自年

少就嫉惡如仇，更引起他們的憎恨，造成那樣的悲劇。但是他可能並不覺察危險，照著父親吩咐去找哥哥。從此，他就離家沒有再回來，一直等他們一起爲父親送殯。他以後去了埃及，也因他將父親全家都搬到埃及來。

他長期因苦難受著生命的操練，在埃及的卑下與升高，都是人生豐富的經驗。他在波提乏家中辦事，在監牢裏的勤務與解夢，以及在埃及宮廷中執掌政事，都證明他是個幹才。但他自己毫無誇耀，卻是別人對他有極高的評價。波提乏見他有神的同在與賜福。波提乏的妻子看中他，可能先是欽佩他，「以目送情」是中文的譯詞(三十九章7節)，在希伯來文原意，爲「另眼看待」，或重視的注目，看他爲英傑。在監牢中，司獄也看重他，因爲耶和華與他同在，耶和華使他所作的盡都順利。法老王與臣僕們都尊重他，不僅他有智慧解夢，而且對政事也極有見地。

在埃及，他逐漸成長，凡事不會那麼天眞，卻處處謹愼，以致對危險十分敏感，胸有成竹，從容地應付波提乏妻子的誘惑。

傳略中並未記載許多有關約瑟直接說的話。聽父親的吩咐，他說：「我在這裏。」（三十七章13節）當他被兄弟丟在坑裏，必有求情，以後流便特別提出來（四十二章21節），但他哀求的話並無記載。在波提乏妻子面前說，他不能作這大惡得罪神（三十九章8、9節），但是主人把他下到監裏，他沒有爲自己辯護。爲酒政解夢後，特別求他向法老王提說：「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人之地被拐來的，我在這裏也沒有作過甚麼，叫他們把我下在監裏。」（四十章15節）這似乎是他唯一的訴苦，以後他爲兒子命名的時候，也表達他受苦的經歷。他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因爲他說，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瑪拿西：「使之忘了」）。他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原意爲「使之昌盛」），因爲他說，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約瑟是個虔敬的人，但是他卻極爲孤單，因爲他的苦楚沒有傾訴的對象，除非他的妻子，但究竟背景不同，不能對他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情感十分豐富，看見兄弟，聽見他們鄉談的話認罪，就轉身退去哭了一場（四十二章24

節）。第二次兄弟們來，帶了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憫來，他因愛弟之情發動，又急忙尋找隱處痛哭，進入自己的屋裏，又哭了一場（四十三章30節）。與弟兄們相認，更放聲大哭（四十五章2節），再與小弟及弟兄們，抱著哭（四十五章14至15節）。最後在父親殯喪過去，弟兄們又向他認罪懇求饒恕，約瑟又哭了（五十章17節）。

約瑟確實是性情中人，但是他仍不乏爲一個果敢與智慧的人，不僅在公務上，也在和人的處事上。且看他安排父親全家來埃及的事，定居的地方，衣物及旅行的車輛等有條有理，並且特別叮囑他們：「你們不要在路上相爭。」（四十五章24節）

約瑟最大的成就，都在於敬畏耶和華，珍貴神的看顧，所以辦事盡都順利，在波提乏家，在監獄，在法老的宮中。他的道德，全因敬畏神，「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他爲兒子命名，記得神的恩惠，他以宰相之尊，向監禁的弟兄說：「我是敬畏神的。」（四十二章18節）看見小弟就祝福他：「願神賜恩給你。」（四十三章29節）他與弟兄相認時說：「我是你們的

兄弟約瑟，就是你們所賣到埃及的，現在，不要因爲把我賣到這裏自憂自恨，這是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爲要保全生命……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爲要給你們存留餘種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們的生命。這樣看來，差我們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四十五章4至8節）最後他對他們保證的話：「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五十章20節）

約瑟是一位受苦者：他是犧牲者，也是得勝者，他受兄弟的陷害，犧牲在他們的惡行之下，由曠野至埃及一直受著苦。他又受波提乏妻子的誣告，成爲無辜的犧牲者，囚禁多年。但他卻靠神得勝，因爲他不怨天尤人，以寬宏的心等待，終於升高至埃及宮廷中的宰相地位。看見弟兄試驗他們，卻全無報復的心。他只想到神的美意，使他在神的恩中誇勝。

叁、文體特性

約瑟傳略（創世記三十七、三十九至五十章），在創世記內是獨特的，因爲它的體裁與其他族長（如亞伯拉罕、雅各）的傳略不同。雖然同爲敍述的文體，但約瑟傳略前後次序一貫，情節發展也規律與循序，沒有其他敍述族長生平那麼零碎與片斷。內容也不同，族長生平裏有神的顯現與啓示，約瑟傳略卻只是間接的啓示，神的旨意是隱秘的。在其中沒有涉及任何希伯來古代的傳統，卻與歷史的發展有關。在處境方面，以外邦爲主，正與舊約中但以理書與以斯帖記相似。提示神的安排，可與路得記與以斯帖記比較，約瑟正如但以理同爲解夢者，在異邦的宮廷裏，有關救恩的歷史，且以智慧傳統，別具風格。

這是十分卓越的傳記文學，以小說的體裁（Novella），簡潔而生動地描述，緊扣人心，雖是散文，卻有詩文之美，感人至深。在文學技巧上，有些特點是值得注意的。

重複

在修辭方面，以用詞與用意重複的方式，引發讀者的思想與想像連貫起來。茲略舉數例，說明鑰字的重要。

在三十九章內，重要的用字在這節經文：「主人派他管理家務，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裏。」在（4節下），「一切」又在5、6、8、9節。「家務」又在5、8節，「手裏」也在4、6、8節。〝手〞指權力，波提乏授權給約瑟，使他有權管理家務，而且是「一切」的，可見約瑟完全被信任。這正好似日後在獄中得着司獄的信任，約瑟的「手下」管理所有的囚犯，耶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事都順利（23節，參閱22節兩次）。「手下」是權力，也包括所有權，波提乏從以實瑪利人「手下」買了約瑟，卻因信任給予權力。女主人誘惑他，要與他「同寢」（7、10、12節）（14節「同寢」是誣告），不僅好色，也因奪權，她要控制約瑟。約瑟爲了掙脫，把衣裳丟在路人「手裏」，她得不著約瑟，只有衣裳在「手裏」（12、13節），就惱羞成怒，

可見重複的字說明內中的情節。作者的敍述用意，說出約瑟始終在耶和華的手裏，不在以實瑪利人，波提乏，以及司獄。他們必得交出來，連那女主人也無法佔有他。

在四十一章46至57節，「一切」或「全」（同一個字）重複甚多，埃及「全」地，在46、54、55節。「各地」與「天下」原文都爲「全」地（54、57節）。「一切」的糧食在48節，「一切」的困苦，我父的「全」家（「一切」的家人），在51節。可見「一切」是作者在敍述時巧妙的應用。

「衣裳」在重複中，帶出不同的涵意，約瑟的彩衣是父親對他的偏愛，以後這成爲兄弟們欺騙父親的物件（三十七章）約瑟的外衣又被波提乏的妻子拉扯，使他丟掉，落在女主人手裏，成爲誣告的憑據（三十九章）。他的外衣失去了，卻在法老宮中穿上細麻衣（四十一章）。這些用詞不同，卻在用意上有作者的設計。約瑟的彩衣被剝去了，但他以後卻送兄弟們各人一套衣服，給便雅憫五套（四十五章）

「銀子」是約瑟賞爲奴僕的代價（三十七章），他卻將兄弟們買糧的銀子歸還，放在他們

的糧袋內（四十二章）。這引起他們的驚懼，以致第二次再來買糧時向約瑟的家宰解釋（四十三章）。但約瑟的銀杯居然在便雅憫的糧袋內，成爲最大的問題，由哀求至相認，爲敍述中的高潮。

「平安」一詞曾反複提及，雖然中譯詞不同，但含義則一，約瑟的哥哥們恨他，不與他說「和睦」的話（三十七章4節）。父親以色列囑咐約瑟去曠野，去看看哥哥們平安不平安，羣羊平安不平安（三十七章14節）。哥哥們不與約瑟保持平安的關係，但父親竟然不覺察，還要約瑟去看哥哥們的平安。當約瑟爲法老解夢說：「這不在乎我，神必將平安的話回答法老。」（四十一章16節）他就成爲平安的使者，帶給埃及平安。他不僅關念埃及的平安，也顧及各地的平安，包括他父親的家，所以他問弟兄們：「那老人家平安嗎？他還在嗎？」（四十三章27、28節）約瑟又故意表示公平，除有偷竊嫌疑的便雅憫之外，「至於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上你們父親那裏去。」（四十四章17節）猶大的哀求，使約瑟情不自禁，與他們相認，全家的

平安和睦終於實現了。

整段的重複，在創世記四十二章與四十三、四章甚多。約瑟的哥哥們兩次買糧的事，以重複的方式敍述，給予讀者更深的印象。

伏筆

在敍述的方法中，有時完全以第三者的描寫，有時卻以第一人稱的自述。

約瑟在三十七章已經成爲中心人物，但沒有他的觀點。他父親、哥哥對他都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在示劍外的路人，也向他指路。約瑟沒有向他父親與哥哥們表達自己的意見。當他被兄弟們丟入坑裏，剝去彩衣，甚至出賣了。他的恐懼是必有的，但是他的反應全無記述，照四十二章21節兄弟們提及他的哀求與愁苦，在三十七章卻完全沒有描述。

在三十七章約瑟的夢，卻成爲重要的伏筆。哥哥們在他面前俯伏下拜（四十二章6、9節；四十三章26節；四十四章14節；五十章18節），實際應驗了他的夢。

約瑟的生平裏，遭哥哥與波提乏妻子的陷

害，出死入生。與家人的關係由失調至和諧，由隔閡至復和，是以不同之觀點作爲伏筆。約瑟似乎完全被控制，他的父親、哥哥、波提乏與妻子、法老及內臣，他們在支配他的人生。但是約瑟認爲神在控制與支配，這是他從各種經歷中所體驗的。他對兄弟們表示：「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四十五章5節；五十章20節）在全部的敍述中，約瑟的見解很少說明，只有在他有兒子時爲他們命名。給長子起名叫瑪拿西：「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給次子起名叫以法蓮：「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四十一章50至52節）神恩待他，但他並沒有忘記困苦，也不忘記他父親的全家。神沒有忘記，要藉著他，賜福給雅各全家，使揀選的愛不會中斷，仍舊得以賡續。

從約瑟少年的夢，至以後實現的夢，是一條非常漫長的路。他與家人的離合，作者以十分技巧的方法敍述出來。約瑟一直是中心人物，但以不同理念與觀點，將前後情節連貫起

來，是在四方擺置了伏筆，以致在情節發展中，十分自然，毫無造作。這樣的敍述也給予讀者清新的感覺，不致因重複而厭倦，反而感到轉機在即，峰迴路轉，逐漸進入佳境。

差異

在傳略中，作者必蓄意放置不少的差異。約瑟的夢在他自己雖然難解，卻含有一份自得。對哥哥們是一種威脅，引起忌恨。但對父親來說，認爲值得重視，存記在心裏。

當他爲酒政解夢，引起膳長的興趣，可惜所解的完全不同。他們兩個作夢的，就有差異的反應，酒政得了釋放官復原職，竟忘了約瑟，直至兩年後，法老作夢，使他想起罪來。在約瑟的生平中，三次解夢都有差異。對自己的夢不須解釋，別人都能明白。對酒政與膳長的夢，他看出差異來，只解明，並不給予任何意見。爲法老解夢別有不同，不僅因爲夢長，而且也比較複雜，不僅耐心解明，而且應予建議，有策略與計劃，面對困難，以致法老非他不可，來應付艱難的國事。

約瑟的哥哥出現在他面前，欺騙者受騙了，約瑟想起從前所作的那兩個夢，就對他們說：「你們是奸細，來窺探這地的虛實。」約瑟當然明白他們的動機只是糴糧，但他故意佈署差異，使他們感到冤屈。結果以他們帶小弟同來爲條件賣糧給他們。他的目的是從困苦中，想起以前的罪。

兄弟中被提及的，只有流便、猶大與西緬，他們都有差異。西緬被選爲人質，他未作任何辯白或伸冤，流便在責備他們以往陷害約瑟的罪。猶大爲小弟便雅憫辯護，甚至願意自己擔罪。約瑟聽了流便向弟兄們說話而痛哭。他聽了猶大的話，忍不住大哭。兩種不同的情形，前者流便用家鄉話與兄弟們談，可能是低語，但是約瑟聽見了。而後者猶大是直接向約瑟哀求，更爲激情。

約瑟邀宴時，款待也有差異，給便雅憫的食物多五倍，以後贈予的衣服，每位兄弟只一套，給便雅憫的卻有五套，給父親的禮物也不同。

父親雅各的情緒也有差異。他特別愛約

瑟，雖不滿其他兒子，但仍關懷他們的安全。他看見染血的彩衣，以爲約瑟已經受害，憂傷得無法得到安慰。他在晚年更移愛便雅憫，不讓這幼子與他們同去。但是他在極端的矛盾之中。買糧是必需的事，不讓幼子去，西緬就沒有了，家人全部可能都會餓死，他只得由堅持而妥協。當他知道約瑟還在，先是信不下去，以後又轉變了，急於在未死以先，要見約瑟。

雅各臨終前的想法，與約瑟不同，弟兄們看他們父親離世後會有的變化，才來向約瑟苦求，但是約瑟毫無任何報復的心理與行動；這些差異都使讀者回到神面前，想到在一切的差異背後，只有一位神，這位神只有一個目的。

在這些異同中，作者發揮了文學的技巧，列出若干矛盾。三套不同的夢（自己、官員及法老），四套不同的關係（在家中、在波提乏家中、在獄中、在宮中），兩套被關的經驗（在坑中、在牢內）。每一套都有雷同之處，每套夢都有兩個，卻說明同一件事，豫言將來。每套關係都有困難，在父親偏愛下，受兄弟們的嫉恨；在波提乏家中受主人信任，卻受女主人誘惑；

在獄中淪爲死囚，卻得到獄長的重視；在宮中受盡法老的重用，卻爲兄弟買糧而煩惱。每套被困都可能死亡，兄弟將他賣給以實瑪利，卻反而救了他，不致在坑中渴餓致死。在獄中，不僅逃避波提乏家中的困擾，而且可遇見酒政，因而進入宮廷。

這些矛盾，實際使情節在曲折中求得平衡，而有完美的結局。唯一不夠理想的，是雅各家仍滯留在埃及，沒有回到迦南地。約瑟無意讓家人在埃及生根，仍盼他的骸骨帶回去。

眞正的平衡，在作者的敍述，在於耶和華安排的旨意，答案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救恩歷史。

肆、神學概要

約瑟傳略是在創世記族長生平與出埃及記救贖歷史之間，成爲十分緊密的聯繫。這在舊約神學的範疇中，佔很獨特的地位。

首先，神揀選的恩典，由個人至家族，以後再由家族至民族。神揀選亞伯拉罕、以撒與雅各，耶和華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賜應許給他們，賜福不僅在他們身上，也使多國因他們得福。這是聖約的內容。他們的後裔，雅各家的人，就是以色列人，成爲聖約的民。雅各家得以存活、延續、繁榮，是約瑟的經歷而促成的。以後以色列人出埃及，蒙耶和華的救贖，是舊約的「救恩歷史」最重要的事件。這是約瑟的信念：「約瑟因着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爲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希伯來書十一章22節；創世記五十章24、25節）

有關神揀選的旨意，說明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亞伯拉罕的長子是以實瑪利，神揀選

以撒。以撒的長子是以掃，神揀選雅各。雅各的長子是流便，神揀選猶大與約瑟。約瑟的長子是瑪拿西，神揀選以法蓮，雅各祝福約瑟的兩個兒子，將右手按在以法蓮的頭上。約瑟要糾正，雅各不從說：「我兒，我知道……」（四十八章19節）雅各有屬靈的見解是救恩歷史重要的詮釋。

在屬靈的經歷裏，約瑟卻不如他的列祖，曾祖亞伯拉罕與神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得稱爲神的朋友（歷代志下二十章7節；以賽亞書四十一章8節；雅各書二章23節）。祖父以撒，父親雅各，都有神直接向他們顯現與說話（創世記二十六章2至5節；24節；二十八章10至15節；三十一章11至13節；三十二章24至30節；三十五章1節；四十六章2至4節等）在傳略中，卻沒有提到神向約瑟顯現。但是屢次提及神與他同在，他也與神有密切的關係。

約瑟信靠神，他信心的見證，爲別人所認識，而那些是異族人。「他主人（波提乏）見耶和華與他同在，又見耶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盡都順利。」（創世記三十九章3節）

「凡在約瑟手下的事，司獄一概不察，因爲耶和華和約瑟同在，耶和華使他所作的盡都順利。」（三十九章23節）司獄必看出他是有信心見證的人。

法老對臣僕說，「像這樣的人有神的靈在他裏頭，我們豈能找得着呢？」（四十一章37節）約瑟在解夢的時候，已經說明是神的指示。

約瑟的家宰都知道他的信仰，對那些希伯來人說：「你們的神，和你們父親的神，賜給你們財寶在你們的口袋裏。」（四十三章23節）

約瑟意識神的同在與看顧，這是成爲他道德的動機。他抗拒女主人的誘惑：「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三十九章9節）

在爲酒政與膳長解夢，他特別解說：「解夢不是出於神嗎？」（四十章8節）約瑟對法老說：「這不在乎我，神必將平安的話……神已將所要作的事顯明給法老了。」（四十一章16、28節）約瑟強調智慧是來自神，他有神的智慧，教導他的長老（詩篇一〇五篇22節）

約瑟以埃及宰相的身分，對驚懼的希伯來人（他的弟兄）說：「我是敬畏神的，你們照

我的話行，就可以存活。」（四十二章18節）

當約瑟與弟兄相認時，他幾次三番地說，「神差我在你們以先來」（四十五章5、7節），「這樣看來，差我到這裏來的，不是你們，乃是神。」（8節）

雅各離世前的祝福，對約瑟無疑又是一次寶貴的信心的功課，也堅定他的信念，以色列（雅各）家以後一定要從埃及回迦南去，迦南是神賜給他們應許之地。

父親離世後，弟兄們怕約瑟仍懷恨，再向他哀求，約瑟對他們說：「我豈能代替神呢？」從他信心的觀點看，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五十章20節）這就總括了他對人生的體驗，神有更大的計劃、更奇妙的恩典，是人力所不能及的，人究竟拗不過神的旨意。

人力在這傳略中一直提說著。兄弟們以人力陷害約瑟，父親以人力來表達他對兒子們的愛，但是都產生了不少問題。波提乏以人力提拔約瑟，他的妻子以人力想達到縱慾的目的。

當她失敗時，以人力要置約瑟於死地。波提乏以人力將約瑟囚禁，令他受苦。但是這些人力都失敗了。

然而，人力在神的指引之下，可以發揮功用。法老用約瑟治理，使約瑟有機會運用神賜給的智慧與能力，保全多人的性命，甚至他自己的本家。

反觀兄弟們的言談中，從來沒有提到神，他們內心總該有這樣的感受吧!?他們是否仍舊記得約瑟的夢呢？作夢的不必再提少年的夢，因爲這些都已應驗了。他們的惡行已經受了懲罰，約瑟只試驗他們，無意責罰，只以寬容的心饒恕。波提乏的妻子罪惡未受刑罰，但這不是傳略中的目的。神的公義與慈愛卻在祂應許賜福的家庭，使他們連續地成爲信心的見證人。

約瑟被列在希伯來族長的行列中，爲一代完人。在以色列信仰的傳統裏，說明道德與宗教是相連的，這是舊約的智慧文學所強調的眞理。他解夢的智慧，來自神。在法老的宮廷中

又表現他的幹才，也是出於神的恩惠。「你看見辦事殷勤的人嗎？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在下賤人面前。」（箴言二十二章29節）勤奮是約瑟的美德。

他的成功，由於他敬畏神，這是他對兄弟們所說（創世記四十二章18節），表明他的信仰，謙卑而不專橫，他必深切體驗的：「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箴言十五章33節）敬畏神，遠離惡事，這是智慧者的信行（約伯記一章1節；二十八章28節）。他決不向波提乏的妻子妥協（創世記三十九章9節），他知道「外女是窄阱」（箴言二十三章27節）、「淫婦的口爲深坑，耶和華所憎惡的，必陷在其中。」（箴言二十二章14節）約瑟對兄弟們寬容，他並不照他們所行的報復，他斷不說：「人怎樣待我，我也怎樣待他。」（箴言二十四章29節）兄弟們雖設計害他，但是「沒有人能以智慧、聰明、謀略敵擋耶和華。」（箴言二十一章30節）「義人的脚步，爲耶和華所定，人豈能明白自己的路呢？」這是約瑟逐漸體會的（創世記四十五章5至8節；五十章20節）

以上所論，約瑟傳略的神學重點，似與舊約智慧文學的格調與眞理，有雷同之處。本書雖有濃厚的埃及背景的色彩，並未受埃及智慧文學的影響，因爲兩者之信仰不同，而此處純粹是希伯來的思想與信念，引述箴言即可說明。智慧文學固然爲古代近東的文化綜合，而以色列的智慧，仍有其獨特的性質，有十分悠久的傳統，從希伯來的族長信仰發軔，此處又爲一個明證。

在另一方面分析，約瑟與兄弟提及神的作爲（四十五、五十章），神的大能，可利用人罪惡的計謀與行爲，作成神公義與美好的安排。這卻不是智慧文學的說法。

在約瑟行誼中，處境除三十九章以外，全在埃及，他的信仰是繼續族長們的，亞伯拉罕、以撒與雅各，但他宗教的生活並未提及。他有沒有領導衆人敬拜？敬拜是否有具體的方式與行爲？這些都無從查究，也許作者有意將約瑟生平，導入一個新紀元，由族長個人，發展到家族羣體。神的聖約不再對個人，更伸展至民族。歷史中神救贖的計劃更加擴大，自選民至

全民，是以後神的啓示，逐漸進展，成爲完整的救恩歷史。

伍、靈訓精華

約瑟生平，使讀者獲得許多屬靈的功課。其中最主要的思想，是在受苦的意義。約瑟可預表基督，因爲主也曾爲兄弟憎惡、陷害，丟祂在死亡的坑中，但祂從苦難走上尊位，祂的生命表徵著福分，使多人蒙福，不再飢餓，而得著飽足。這就是約瑟人生的寫照，原來苦難是福分的源頭。

約瑟自小在家庭中，就是一個孤獨者。他的良善招致兄弟們嫉恨，正如主所說的：「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馬太福音十章36節）約瑟的端正也使兄弟們恨惡。行惡的在黑暗裏，不愛光，倒愛黑暗，鹽雖可防腐，卻有刺激、給予苦澀的意味。約瑟好似基督一樣，不以惡報惡，凡事寬容與忍耐，「義人呼求，耶和華聽見了，便救他們脫離一切患難。義人多有苦難……耶和華救贖他族人的靈魂。」（詩篇三十四篇17至22節）

約瑟好似基督，到處尋找兄弟，找到了，

卻遭拒絕（約翰福音一章11節），被賣，淪爲奴僕，基督也曾被列在罪犯之中，這樣卻成就了神救贖之功。十字架是苦難的奧秘：「大哉敬虔的奧秘，無人不以爲然……」苦難有救贖的功效，是在約瑟的經歷中。在基督的十字架之前，有無數的十字架，排列在舊約聖徒的道途上，約瑟的十字架也是可以看見的。

一

約瑟在波提乏家中，似乎逐漸在苦難中出來，其實還有更大的苦難等待著，他可以規避，但是那包含著妥協與墮落。試探的來到，防不勝防，有時在不經意的時候，都沒有警覺。「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或誘惑）。」但是約瑟的心常向著神，他屬靈的智慧提醒他：「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爲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言四章23節）

他受誘惑，肉體的情慾可有一時的滿足，今生的驕傲必使他享受興盛，女主人一定給他方便與利益。但那是大惡，他決不作得罪神的事。他逃避，堅心拒絕，雖然他付出了極重大

的代價，但是聖潔更爲寶貴。

這是主在山上寶訓所教導的，但是約瑟因敬畏神，明白這個原則：「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見神。」在神面前的聖潔，能飲神甜蜜清澈的生命之泉。這是多麼光明磊落的人格，好似山頂的積雪，在陽光的照耀下，更加晶瑩，成爲美景，供人欣賞不已，信徒聖潔的見證，如約瑟，照亮每個時代，發生異彩。

聖潔的唯一秘訣，是倚靠聖靈，因爲聖靈是聖潔的靈，能治死肉體，使情慾無法發生甚麼作用，約瑟的聖潔，在於他眞正靠著聖靈行事。

約瑟因行爲聖潔而受冤屈，被誣告而下監。這是多麼不合理的事，他卻沒有憤慨，也不辯護，更不怨天尤人。雖然他的失望是有的，但在失望之中，卻體會神的同在，誰說苦難令人消沈與憤世？在獄中，他仍好自爲之，耶和華與約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獄的眼前蒙恩，他所作的盡都順利。

在苦難的磨練中，約瑟逐漸剛強起來。在年少時父親的寵愛只會使他柔軟無能，但是神

在他身上的計劃，不是要他成爲一個平凡人，被父親寵壞，一生在庸祿中度過。神要他經過火的試煉，有鐵一般的剛毅，是在獄中被鐵鍊捆拘而養成的（詩篇一〇五篇18節）。

約瑟在苦難中，並沒有發展自憐的憂鬱，因爲神要他在獄裏管理所有的囚犯。這是他服事的機會，使他有同情與關懷。

二

約瑟從監獄至宮廷，似乎是一條冗長的路，二者的距離並不遠，卻走了好幾年。當他爲酒政解夢之後，就向酒政說：「你得好處的時候，求你記念我，施恩給我，在法老面前提說我，救我出這監牢。」但是酒政雖官復原職，卻不記念約瑟，竟忘了他。

當他需要人的同情與友誼，以致他求酒政的幫助，原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倚靠人，他必遭失敗，這是約瑟應學的功課。然而人會遺忘與忽略，神的信實才是可靠的，祂將約瑟放在心中。遲延可能有的，但那只是信心的試驗，到時有必施的恩惠。「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

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以賽亞書四十九章15節）當主耶穌聽見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兩天（約翰福音十一章6節）。愛似乎遲延，卻不忽略與否認，總要等候神，不可著急，要有耐心，等候神的心不羞愧，仰望神的必有光榮。

這裏看出神奇妙的、恩惠的安排；任何事都沒有偶然。約瑟受女主人的誣告而下監，在監裏因得著司獄信任，而與酒政、膳長接觸，因此有解夢的機會，他們兩人極爲相似，卻有相反的後果。雖然酒政出監之後忘記了約瑟，兩年之後，神叫他因法老的夢無人解釋而想起約瑟。這些過程都在神的計劃中，因爲神使萬事都互相效力，目的是叫愛神的人得到益處。

約瑟爲法老圓夢，解決他的疑難。埃及的豐收很快必爲饑荒侵蝕，這正說明世界的情形，經濟的狀況。此處約瑟再豫表基督，爲解決世界的困難。信徒也可從此看到屬靈的原則，我們的心靈若不作適當的儲備，又怎能應付日後的艱苦呢？

三

神要拯救雅各的全家，不僅使他們免於物質的匱乏，脫離饑饉的脅迫，也使他們從罪愆中出來，切實悔改，蒙受赦免的恩典。在這拯救的過程中，約瑟成爲中心的人物。第一次兄弟們到埃及來購糧，有幾個步驟。

首先，神以物質的需要喚起他們心靈的需要，迦南地若沒有饑荒，他們是不會到埃及去的，就不會感到心靈的不安。到異地，受誤會遭猜疑，他們的良心就被喚醒了。神有時也這樣對待我們，藉著一些困苦艱難與憂傷，蒙受祂的恩惠。

其次，神用約瑟來試驗他們，看他們是否眞正悔改。他們不能認出約瑟，不僅約瑟已經由少年至中年，再加上高官的服飾、儀態完全不同。他們也絕未想到，約瑟會尊爲宰相。但約瑟能認出他們，儘管歲月無情，但牧人生涯不會使他們有甚麼改變。當約瑟不知道他們內心有無改變，必須試驗他們，故意查問他們，他們在驚懼中，想起他們以前陷害約瑟的罪

來。回憶是神賜予人理性的功能，有的已經沉入潛意識裏，似乎已經健忘了，其實在某種情況之中，又會浮現出來。他們彼此說，「我們在兄弟身上實在有罪……」他們怎麼會想起這樣的罪呢？也許他們在埃及，使他們記得多年前賣約瑟給米甸的商人到埃及去。埃及必給予他們不愉快的聯想。可能他們一直觀望，不願到埃及糴糧（四十二章1節）。

還有，時間的因素也很重要。約瑟把他們都下在監裏三天，這幾天他們必受良心的責備，知道自己的虧欠，所以第三天，約瑟讓他們出監，對他們說他是敬畏神的，他們就看出以往的罪，以後還把西緬留下作爲人質，都爲使他們眞正有悔改的心。

在第二次來買糧時，兄弟們所受的試驗是更加嚴重了。約瑟要看出他們對小弟便雅憫，這位異母兄弟，究竟有怎樣的態度。當他們在家宰面前誠實承認買糧的銀子仍在糧袋中，以爲這樣可以心安理得了，再加上約瑟邀宴，更加感到順利，他們沒有想到問題在小弟身上，小弟糧袋中找到銀杯，被認爲有偷竊之罪，他

們不能確定這是否小弟的罪過，但他們爲著父親，也爲小弟，願意擔罪，表明他們實在有改變。以往他們可以陷害約瑟，又欺騙父親，完全不顧他們，現在不再這樣惡毒了。約瑟不再隱瞞自己，與兄弟們相認。蒙恩與悔改是相連的，約瑟表現饒恕的愛，將家庭帶在一起，在和美中生活，愛確實遮蓋一切的罪，約瑟的寬宏大量，是信徒可效法的美德。

四

在雅各臨終時，曾作歌豫言將來之事。論約瑟，說：「約瑟是多結果子的樹枝，是泉旁多結果的枝子；他的枝條探出牆外。弓箭手將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舊堅硬；他的手健壯敏捷。」（創世記四十九章22至24節）這裏描寫他爲結果的枝，堅硬的弓。

葡萄樹結果，極需要陽光，沒有陽光，至多生些樹葉，也不會有花果。但是陽光之外，也需要陰涼，生命才會成長。在約瑟的生平中，陰暗面似乎比光明面多，那只是指外在的環境，但他內裏的生命，充滿著神的陽光，所以

他才會光明豐碩，使他能多結善果。多結果子另一個秘訣，是在栽培的過程中，必須修剪；這必是艱苦的經歷，卻是不可避免的。約瑟常感到修剪的刀鋒，是多麼難忍的痛苦，卻因此結果纍纍。這裏還有兩項值得注意的要點。枝子在泉旁，充分的供給，有水分才夠營養，必多結果子，枝條探出牆外，生命必須豐盛，才得以伸延。約瑟在神的恩澤下，不僅如泉旁的枝子，也有延伸至外，他的影響普及萬方，在埃及、迦南各地，他的楷模延伸至萬代。

約瑟如堅硬的弓，有強大的能力，足以制勝仇敵。他得力的秘訣，正如先知以賽亞的話：「在乎平靜安穩」（三十章15節）信心堅定，是那麼穩健，奇妙的功用就能發揮了。他「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四十章31節）信心不是出於自信，「疲乏的，他賜能力，軟弱的，他加力量。」（四十章29節）人若離了主，眞的甚麼都不能作，但那靠著加給我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約瑟是蒙福的人，因爲賜福的神，信實地守祂向列祖應許的。祂將天上所有的福，地裏

所藏的福，以及生養乳養的福，都賜給約瑟，「你父親所祝的福，勝過我祖先所祝的福，如永世的山嶺，至極的邊界；這些福必降在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創世記四十九章26節）神的福分來自高天，崇高偉大，超越奇妙，祂的福分也出自地裏，深厚豐富；這些不僅是物質的，也象徵屬靈的，是現時的，也是永世的。福分集中在家庭兒女，兒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有能力，是延續的福（詩篇一二七篇4、5節）。

出版及發行：卓越書樓　美術設計：馬健文　ISBN: 962-7409-24-3